



歷 史 學 A B C

劉 劍 橫 著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A B C 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西文 A B C 一語的解釋，就是各種學術的階梯和綱領。西洋一種學術都有一種 A B C；例如相對論便有英國當代大哲學家羅素出來編輯一本相對論 A B C；進化論便有進化論 A B C；心理學便有心理學 A B C。我們現在發刊這部 A B C 叢書有兩種目的：

第一 正如西洋 A B C 書籍一樣，就是我們要把各種學術通俗起來，普遍起來，使人人都有獲得各種學術的機會，使人人都能找到各種學術的門徑。我們要把各種學術從智識階級的掌握中解放出來，散遍給全體民衆。A B C 叢書是通俗的大學教育，是新智識的泉源。

第二 我們要使中學生大學生得到一部有系統的優良的教科書

或參考書。我們知道近年來青年們對於一切學術都想去下一番工夫，可是沒有適宜的書籍來啓發他們的興趣，以致他們求智的勇氣都消失了。這部ABC叢書，每冊都寫得非常淺顯而且有味，青年們看時，絕不會感到一點疲倦，所以不特可以啓發他們的智識慾，并且可以使他們於極經濟的時間內收到很大的效果。ABC叢書是講堂裏實用的教本，是學生必辦的參考書。

我們爲要達到上述的兩重目的。特約海內當代聞名的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以及力學的專門研究者來編這部叢書。

現在這部ABC叢書一本一本的出版了，我們就把發刊這部叢書的旨趣寫出來，海內明達之士幸進而教之！

序言

研究歷史不在憑空推理，而在於根據事實以分析歷史現象，得出結論，這是自明的事體。但研究歷史也不在於死板的記述事實運用事實，而在於了解歷史事變的原因、結果、歷史法則，並運用這些教訓到實際行動裏去，也是很顯明的目的。本書的敘述，主要的即在這兩個原則之下，提出如何去研究歷史以求了解這些原則，如何去運用這些原則以求了解歷史的過去，了解現在的事變，並指導我們推進現代社會至於將來。所以本書所談的問題既不是專屬於理論的，也不是專屬於技術方法的；全篇均注重於歷史自身所存在的法則一點；把研究歷史的技術方法引導在依於歷史法則以爲研究中去，也把歷史的法則運用到研究歷史的技術方法上去，使研究歷史的方法學與歷史學本身統一起來，以免去許多研究歷史的學者，雖然在技術方法上用了許多死工夫，結果仍然有不

能了解歷史的毛病。因此本書可以說是歷史學的理论的；因為是從歷史自身的法則原理出發去決定一切研究方法；也可以說是方法的；因為是以了解歷史自身的法則原理為研究方法的最重的部分。

讀者或者也感覺到在技術上許多舉例犯了重複的毛病，但這是很難避免的。因為歷史事實是互相聯繫錯綜的，史的理论也就如此互相聯繫錯綜起來，一個顯著的實例便可以說明多方面的理论法則。那麼這種引例重複我想是不妨事的，一方面是所引雖屬同例，而所說明者不是同一要點，他一方面用一個比較顯明的例來說明事實，使讀者容易了解，並且更由這一例說明了多方面，當更易了解史事非單一性而是聯繫的，這是要請讀者明瞭那一例數次引用的所以然的。

這個簡短的緒言可以說是本書的內容的自我的批評。這點批評是否適用於本書，這只是作者自己的意見，同時也是對於自己的著作的提要的說明，讀者

是可以自己提出批評的。也許旁觀者清，那些更正確的批判是作者所希望的，特此聲明一句罷。

一九二九，十，九日劉劍橫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一
歷史學的重要	一
歷史學的目的	五
歷史學確已成爲一種科學	八
第二章 史學淵源	一六
歷史學的起源及其發展	一六
歷史學演進的三大階段	二三
第三章 史學範圍及其分類	二九
歷史學的範圍	二九
歷史學的系統	三三
第四章 歷史研究法	三八

假設與類推	三八
分別研究與綜合研究	四六
統計的重要	五〇
第五章 談史料	五三
史料的範圍與其蒐集	五三
史料的批判	六二
第六章 史的法則及其在史學上的重要	六八
史的法則在史學中所占的地位	六八
歷史法則概說	七四

歷史學ABC

劉劍橫

歷史學ABC

第一章 緒論

歷史學的重要 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他自從脫離了一般的動物的階段為特殊形式的進化以後，便以社會為其生存發展的唯一工具，離開了社會不但沒有發展進化，並且不能生存，這是自明的道理，用不着多說。可是我們開首就要提及這種普通而又平凡的常識問題有甚麼意義呢。就是說人類的一切生活和文化是社會創造的，既不是神權所創造的，也不是個別的個人所能創造的；不但現在的生活和文化是現存的社會的產物，並且過去的社會的一切亦是構成現在的社會生活的因素，現在的人類承繼了過去的人類的遺產。比如語言這件東西就不是現在的人發明的，他至少有了幾千年的歷史。雖然每一時代的人類生活

都有改變和不同的性質、內容、形式，然而如衣服的、居住的、生產工具的，以至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等等生活狀態，也只是依於舊有的成物按其時代的需要加以適宜的改變構成其進步，有其長期的歷史淵源，並不是現在的人類一舉造成突然產生的。所以現存的社會生活，固然離不了現在的人類的集體的活動和創造，可是同時也是歷史的結果，歷史成爲現代社會的一切生活狀態之因素，現代的社會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與過去的一切社會相聯繫相啣接的。

可是我們是生活於現代的社會的，在這社會裏我們有生活上的密切關係，一切現在所發生的都能使我們直接感受休戚，那麼我想是沒有人反對了解現在的生活狀態了。既然如此，則我們如何才能了解現在呢；那就不能不從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之原因了解起走，不會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的原因，自然不會了解現在，這裏研究過去的社會就有了必要，研究過去的一切爲的是要了解現在

所發生的一切。歷史學是解剖過去的人類的活動、社會的構造、形成、崩壞、變遷的事實的科學，是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的科學，歷史學的重要，也就在爲了要使我們由過去以了解現在的重要。

歷史學不但能幫助我們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人類社會是變化的進展的，由過去的聯續變化才產生了現在的社會，可是現在的社會也並不是就停止前進了。只有愚笨守舊的人才這樣相信：相信現在的社會已完美無缺一成不變了，是達到人類進化的極度了，其實現在的社會也如過去社會一樣，仍在那裏轉變進化。因此既要了解現在的一切爲過去的一切所決定，則又須了解現在的一切亦能決定將來的變化。所以我們由歷史的事變來了解社會的現在，而了解現在是要在預見將來的發展。我們不能了解過去不但不能了解現在，並且即無法預見未來，這是必然的結論。現代的社會裏仍有許多人，是否認現在的社會繼續轉變的，這就有使我們了解歷史的必要，我們能從過去的社會遺跡中了解社

會是變化的，是如何變化的，前一階段如何規定後一階段的發展，則我們可以從現社會之現存種種條件與形式，照樣的預知其如何規定將來的發展和變化。

這種預知的必要是為甚麼呢？人類是在社會自身所規定的道路中的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未來的進步的前途是要由我們自己創造，那麼我們必要能相當的預知未來，才能夠正確的認識我們前進的道路，並且才能使我們有決心，有勇氣和有方法的去創造未來。就是說要能預知才能有權力，才能有權力統治將來，我們才能時時刻刻成爲歷史的創造者，才能成爲未來的主人翁。誰沒有這種預知的能力，誰就會成爲歷史進化的落伍者，不管他是否能統御現在，但他一定是不能統治未來的，不是未來的社會的有權威的人，他將隨社會的進化而死亡。

由此可知歷史學的重要，不但是消極的能使我们了解現在，並且是使我們預知未來，能有權力統治未來，創造新的社會的一種工具，是能置我們於進

步的道路上，使我們有資格成爲未來的新主人的科學。

歷史學的目的 歷史學的目的，本來我們從上面的簡單敘述中，已經可以知道個大概了；他的目的，就是以他的重要性來決定的，就是說歷史學應該以他的重要爲其所應負的責任，爲其科學的研究的目的。可是歷史學以這樣而正確的任務爲其目的，並不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所以這裏不能不特別提出來加以說明。

在歷史學的任務上，過去有許多人觀察這一問題，他們不是消極的隱蔽着歷史學的目的，便是積極的公然的只以自己利益爲前提改變歷史學的目的，在前者的史學家、他們把歷史學看做一種與人類現實生活不發生關係的學問，或者否認歷史學是在社會進化中找尋社會進化的規律的科學，只認爲歷史學不過是些無關重要的單一孤立的陳跡的記述和記憶的學問。所以德國著名的歷史家美威爾說：『歷史就是許多無次序的單個事實的記載。』這就是說歷史事實

沒有聯繫，那麼其間是沒有因果律，不能尋出法則的，歷史學不以發現社會進化的法則爲目的，只在以記述那些單一無次的事實爲目的。著名的衛德邦說：「歷史這一門科學是在說明再不重複的過去許多事實。」德國哲學家朗星說：「歷史不過研究過去的遺物而已。」（見其所著歷史乃無意義的認識一書）培根分學問爲三類，以用記憶力的便是歷史來說明歷史（見李璜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五頁）。這些學者都只把歷史當成死物廢料來研究，以研究陳腐遺跡、記憶、保存陳腐遺跡爲歷史學的目的，僅僅把歷史學拿來做表示人們的知識、潤博的裝飾品而已。他們爲甚麼要這樣隱蔽歷史學的目的呢；無非是在意圖遮蓋人類過去活動的真象，使人們不能了解歷史進化的法則，用作人類前進的工具而已。在後者的人對於歷史學的目的，則公開的拿出他所需要的歷史學的目的，來代替他的真正的責任和目的。所以波蘭布洛克（Bolingbroke）說：「研究歷史是比較可以訓練我們的私德同公德的。」原來歷史學的目的不是在發現

社會進化的規律，教育人們繼續改進社會生活，作為人類創造社會的指南，而只是在以維持社會現狀的每一時代的道德為標準，用以訓練個人的行為，養成其私德和公德的馴良的學問啊！威廉第二在討論中學校的歷史教程的會議上說：「歷史應有軍事的目的。」（見金果爾、樸利果、仁合著的西方革命史）這就是說歷史學要以威廉氏能夠永作德皇為目的，是他的戰鬥的軍事的武器，要他來與進化思想戰鬥！因為這些政治家和史學家歪斜了歷史學的任務及其目的，所以對史學目的有重為指明的必要。

歷史學的責任並不在於只是記載和記述人類過去活動的陳跡，而是在其中求得那些社會如何形成、構造、發展和消滅，並且他係根據何種原因而產生，發展和消滅，就是說以從人類社會的那些有聯繫關係的活動事實中發現其因果規律為第一任務。但僅只發現過去的進化規律還不夠，必須以此規律為準用以了解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用以推定未來的變化，指導我們所要繼續活動的方向

，這是歷史學的實踐的第二任務，必須如此才能成爲有用的科學。因此我們可以簡單的提出結論，歷史學的目的，是要以從人類活動的過去遺跡中，尋求其社會變革的法則爲其消極的目的，更以此法則指導我們去了解現在，創造未來，爲其積極的實踐的目的。

歷史學確已成爲一種科學 就前兩節的說明，我們本已知道歷史學已能有充分的理由成爲一種科學。可是歷史學是否能成爲一種科學，一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學者在那裏作此無味的爭論，因此使我們不能拋開這一問題而不加以說明。我們要了解歷史學是否爲一種科學，這對於我們必須首先了解甚麼是科學不是無意義的事情。

甚麼是科學？在這裏我們無暇多說，只指出以下幾點就夠了。（第一）科學必須不是主觀的幻想的理論的公式和邏輯，而是有客觀的自存的規律的。比如物理學之所以能成爲科學，是因爲它具有法則性，能依於物質的熱與力的諸種

一定的法則爲一貫的、系統的說明物質的變化，運動所發生的現象，說明這些現象是必然的。數學所以能成爲科學，是因爲他也有法則性，能依於其諸種定理、定則解釋數的量，位的配合分割的現象，說明這些現象是必然的。如果物理與數學沒有一定的法則，沒有現象發生的必然性，便不能成爲科學。由此可知堪稱爲科學的學問，必然要有能說明其現象之發生，變化之必然性的一貫的方法和法則才是科學。（第二）科學的法則是在事物的動態中產生的，要在動態中研究事物才是科學。因爲事物的規律性是在動態中產生的，要由動發生聯繫才能發生規律，所以科學是事物之動的研究的學問。比如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是在物質的變化、運動中才發現他的規律，生物學的天擇作用是在生物的進化中發現的，這是自明的事，不待證明。就拿數學來說，我們能認識四是四個一或二個二構成的，也要把一或二放在第加的動象中才能證明。因此我們可以說科學必是作事物的動態的研究，在其中發現動的規律的學問，把一切事物放

在分割的、靜止的狀態中就不是科學，因為即不能發現規律構成科學的本體。

(第二)凡是科學必須是能經驗能實踐的學問，並且必須是成爲人類爲了要勞動生產而用來作爲人類爭生存的工具。例如一切的自然科學都是直接用之於與自然鬥爭，可以經驗可以實踐的不成問題，就是一切社會科學，不管他所研究的

是屬於經濟的、政治的，或是人類的意識部分的，但總不過在研究人類如何聚集、配合、組織自己的勢力以適應共同勞動，生產，一句話指示人類以如何過共同生活，共同與自然鬥爭。就是那些所謂宇宙觀、人生觀的大問題的研究罷，最後也不過是落在認識自然本體作用與人類及社會本體、作用等等上，以達到爲滿足生存而實施勞動生產，求得與自然鬥爭的合理的效能。總括的說，一切科學都是從勞動生產過程中產生出來，而又同時用之於再生產之重複經驗與實踐，成爲人類爲爭生存而與自然鬥爭的勞動生產的工具，不備具這種可以經驗可以實踐性的學問不算科學。

我們明白了甚麼是科學，現在我們可以進而了解歷史學是否為科學了。許多的學者都否認歷史學為一種科學，他們以為人類的精神是獨立發展不受環境支配的，因之由人類創造的歷史沒有規律性的法則，與自然科學之可以反覆實驗不同，而歷史事件是單一的。所以約翰生·亨利 (Johnson Henry) 以為歷史不能成為純粹科學是因為人類是『一種自由的道德的動物。』塞尼博斯以為『一種立刻在這件事前頭發生的事，在他的必然的條件上，』也只『乃是這件事的原因，』『不但有必然，而且無有普遍性。』（見法蘭西哲學會一九〇七年會刊）梁啓超說：『若欲以因果律絕對的適用於歷史或竟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則？歷史為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同一性質。』（見中國歷史研究法）這都是否認歷史有因果法則，歷史不能成為科學的論斷。

但是、如果只承認前一事件爲後一事件的原因，又不承認後一事件爲前一事件的結果是不通的論證；如果承認後一事件爲前一事件的結果，這就是必然性的規律了。他們所以否認這種必然性的規律的原因，是因爲歷史事件並不是常常照樣發生的，然而這不過是由於他們在前在原因中所透入的旁因未曾看見，因而不明白那不同的結果的所以然，並不是一定原因不會發生一定結果。他們以歷史事件的單一的不重複的狀態來否認因果律必然法則，若如此這在自然科學中也是有的，所以馮特 (Wundt) 說：『以單一的現象爲在自然科學中不演腳色的東西，是全然不當的。例如全地質學差不多是由單一的事實而成立的，可是誰也不主張——冰河時代的研究，因其在一切蓋然性上只有一回存在的緣故，就不屬於自然科學，而該是歷史家的空想的直觀的。』我還追加的說，如果拋開了一切附加原因不計，只認所發生的結果爲主要原因所不能全體包容，即推翻科學的必然性規律性，那麼自然科學的規律也可以這樣推翻。因爲我

們不較量水的浮力和空氣浮力的不同，則由同一物體在水中秤衡其重量輕於在空氣中秤衡的重量，可以否認地心的吸力所付予於該物體的不一樣。我們更可以因一個鐵球在溫度不同的兩個場合中所表現的體集的不同而否認該物有一定的大小。如果這樣討論問題，宇宙間真沒有任何規律存在了。歷史完全沒有因果律、規律性、法則嗎？那麼資本主義未將世界溝通以前，何以各民族並沒有彼此效法而乃共同的經過原始共產的、氏族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相似階段而發展呢？何以在各民族中的每一階段的諸種經濟的、政治的、意識的一切文化都能求得類似呢？何以各民族所經過的階段只有前後的進化的程度的不同而沒有步驟的紊亂呢？這些也並不是上帝照樣的製造，而是以生產的原動力的原因決定那最古的、次古的、近今的社會之必然依次崩壞和形成，這就是歷史的必然性的規律和法則。至於每一民族在那些階段裏的大同中又有小異，這是各民族的地理的和其他的附帶原因所產生的；同時那些附帶原因所構成的大

同中之小異也是必然的結果，也是合於必然性的因果法則的規律的。因此我們認定歷史是有規律性的，歷史學就因為他是研究這些規律的學問，所以他是一種科學。

其次歷史是人類勞動生產的過程，是繼續不斷的社會的進化所產生的痕跡，所以歷史的事件是互相聯繫的不是孤立的，是動的而不是靜止的。歷史學因為他是研究歷史的運動的事實，是研究人類社會的動態的學問、不只是如美國、衛德邦、朗星諸人所說的是研究孤立的死的事實，所以能在動態中發現人類進化的規律，這也是歷史學所以能成爲一種科學的理由。

復次則歷史事件不是完全沒有反覆性，不是完全不可經驗的。哲學家顧諾·斐雪 (Kuno Fischer) 說：『她二次證明了羅馬帝王制底必然性和帝王暗殺底不成功。就是依着菲立普之戰和亞克興之戰，同樣地布爾盆二次被逐了，拿破崙二次被擊破了。』雖然他這話說得很簡單，但確實是有深長の意味存於

其間。歷史事件又帶着了充分實踐性和經驗性的，印第安人在不久以前還在那裏無意識的實踐着古老的埃及民族、羅馬民族以至中國民族幾千年前的原始社會生活；美國會接着實踐過法蘭西的民主革命，其他的國家也都經過這種實踐的；帝國主義者現在仍在努力準備着，準備第二次經驗那一九一四年所實現過的世界大戰，雖然歷史事件不能完全照樣做出，但他也不是完全不能如自然科學一樣加以實驗。歷史學研究的歷史事實，就是要指示人類以過去經驗運用於實際的行動中、從有利的方面，在適合於新生活的條件上去實驗過去的經驗。歷史學從指示人類以過去的經驗中來告訴現代社會的利弊，使人類重新作更完善的集聚、配置、組織自己的勢力以發達勞動生產，過更進步的共同生活以與自然鬥爭，這是歷史學的實踐性作用。也就是他所以能成立為一種科學的重要條件。

歷史學之成熟為一種科學，他也經過許多人的努力而始完成的，由維柯開

始他的理想的企圖起，經過莫爾干考察各民族的事實加以證明，直達十九世紀中葉才完成了這門科學。因為經過了這許多的偉大思想家的努力，才把歷史的規律性發現出來，並且發現其規律之所在，歷史學不但因此離開了舊的領域，而研究歷史的方法也算完成了，歷史學得了這種科學的基礎，現在算是完全成功為一種科學的學問了。

第二章 史學淵源

歷史學的起源及其發展 歷史學的起源，盡人均能道其以有文字記述過去人類的活動了解為歷史學的起源。雖然在最初的記載不必即用歷史一名，更不必即為專門的史事記載的文獻，然而對於過去人類活動事跡的開始形諸文書記載，即為史學的濫觴，是一般的歷史學起源的定論。同時一般人的所謂前史時代的人類社會與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的分野，亦以此為標準。可是這只是記載

逸事的歷史學的起源是如此的，而含有歷史意義的傳說，則由來很遠，在野蠻民族時代，雖然他們沒有文字的工具用來傳述他們的歷史，但是他們的口傳、口碑已取得了歷史的意義，這種廣義的歷史學，我們可以說起源於人類的傳說。這種古人的傳說神話，不但爲人類歷史傳述的起源，且爲開創人類文字記述的歷史的起源：每一個民族的成文歷史，對於太古的人類之記述，實際上都是取足於這種傳說的材料，這些傳說神話是構成了有史的人類的史學一部分。比如我們研究古代的埃及史，希臘史，那裏面可以說大部分是神話傳說爲材料。一部成爲歐洲各民族文化重心的聖經，可以說大部分是取材於野蠻人的神話傳說；自然我們不能否認聖經的那些作者也有按照他的教義理想捏造的，但許多是根據於野蠻人民的傳說神話記載的。不但西洋的上古史如此，中國史何獨不然，中國史開始就是盤古開闢天地，有巢氏架木爲巢，燧人氏鑽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網罟，神農氏嘗百草教民稼穡等等，這不是在未有文字以前的傳說轉入

正史的事實嗎？我以為中國古史上所記載的甚麼氏作甚麼教民甚麼，在實際上並非真有這樣人，比如說神農氏牛首人身，我們即在生物史上都找不出這樣的一個怪物，還不說人類，這就證明完全根據傳說神話而入於正史。在我推想這些傳說之所由來，一定是由氏族社會開始傳下來的，或者那時某一氏族開始營造房屋土著，開始發明農耕、醫藥等等，而相傳既久，即以那些擬想的個人代表這個氏族。所以在中國史上夏以前的每個個人都給他加上一個氏字，如女媧氏、共工氏、軒轅氏之類，充分的表明那些社會是氏族社會，那些功績或都是氏族的非個人的，而史家以訛傳為正史的材料。所以歷史學若遠溯其淵源應該是起於傳說神話。

再就以文字記載的正史說，這也不是一企而得的，在最初只有詩歌的文學的作品傳播，這些東西一方面是文學的，一方面則大部分在傳述史事。那時歷史不過文學或小說的一部分，而描寫歷史的開始大半都是史歌，就是說他尚不

脫文學的詩歌範圍。在歐洲的上古史多是模仿詩及曲的，有些長篇的詩歌，按其內容只能算是史事的記載，而按其行文則爲詩歌的性質。四吠陀中之一部分，可以說是印度最古的社會史宗教史，但是用的梵歌記述的。中國的詩經，經過許多人的考證，說他算是古書中最可靠的古作，可是那裏面則有許多詩只能算是歷史的記述，這裏梁啓超曾經引了許多篇數來證明，我不必多說。總之歷史學成爲專門記述史事的學問是經過許多階段的，在最初只是傳說和神話的保存，後來也不過是文學、詩歌、小說甚至戲曲的一部分而已。

在歐洲歷史學的開端，自然是說專門記述史事的開端，起於希臘荷馬時代，那時才有歷史的名詞出現，第一個作希臘史的是希羅多德 (Herodotus)，他被稱爲史學鼻祖。歷史學雖然從此日見發達起來，可是由上古的記述神話，傳說的歷史，模仿詩及戲曲的歷史轉入中世紀則爲神學所戰勝，而帶了很深的宗教的色彩此其一。又在舊的歷史學中，一切記載敘述，不過是王朝列傳的記述

，多半等於統治者的家譜，雖然他比古代的史家多依據傳說的記載，要真實一些，然而也不免爲着統治者的利益，而捏造事實，抹殺事實的真象的虛偽。同時又只把歷史事件當作一些單一孤立的事件記載，以敘事垂訓爲主體，並沒有進入於歷史理論的探求範圍。作史的人或專以文學爲主，或以道德的愛國的抽象觀爲主，或以興味爲主，而未嘗注意及於社會變革的因果關係與一切實在狀況的探討，成爲沒有規律法則的歷史學。所以瓦爾得爾 (Votaine) 在十八世紀時已對於這樣的歷史學表示不滿而很憤慨的說：『假使不幸將歷代的表放在腦中，那我們所知道的不過是文字罷了。』瓦爾得爾的憤慨不是偶然的，他是代表了歷史學要向新領域前進的呼聲，是表示舊史學的破產，就是說他是提醒人們依照白克爾 (Brucke) 的要求來努力新的歷史學的工作。雖然白克爾提出這樣的要求太晚了，不但維柯早已理想到了，莫爾干加了一些事實的證明，而且在那時已經完成了這種方法和理論，但是白克爾所說的：『但總得有人能將他呵

成一氣，而且規定他們互相連絡的方法。」和「大家承認有推理的必要，而且從特種事實中發現統御各種事實的定律。」這些話是正確的要求。歷史學的發展到十九世中葉可以說平下去了，瓦爾得爾的憤慨，並滿足了白克爾的要求了。就是說歷史學由神話傳說的起源經過了許多階段和若干學者的努力，而完成為一種有規律性的真正的科學。不管現代的許多學者還在那裏把歷史學當成一種死板的陳腐的遺事的簿記學看，還在那裏作年代表、英雄傳、帝王纂、訓誡錄、故事談等，否認歷史學能成爲一種科學，然而歷史學是完成了，是發展到了真正的科學的領域了。

中國的歷史學，雖然對於史事成爲專書的記載，比世界各民族當爲最古，而且此等著作亦或爲最豐富，但因其多出於官備所成，故尤以帝王言行、官僚聖賢等的傳記之類的記述爲多，卽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史學，實在還沒有一部能運用科學方法，分晰，和記述中國社會的變革的堪稱爲科學的歷史出來。所

以不管中國的歷史著作有汗牛充棟之感，而大體上說並沒有多大的進步，其間只有編纂的方法上略有變更，在歷史學的觀念上、觀察史事的眼光上，都是一樣的幼稚。中國的歷史記載，似在商代即設有史官專負其責，在周並有分職，春秋戰國時各諸侯且有分史，此後歷代都由國家設官擔任，這種沿革，多說起來頗為乏味，惟此或為中國史尤多偏於皇家譜系方式記載的原因。在周以前以及周初那些記載，可以說還未完成史學的形式，因記言者則不記事，記事者又不必記言，而其所記恐怕都是官家文獻而已。在私人著作方面當首推春秋一書，即此書雖已成為中國最初的編年史，然實不過一種史綱，還算不了歷史。在私作方面差堪稱為完成史學形式的，恐要從左傳國語算起，因其合記事記言而為一，為史學上的第一次改革。惟左氏之書可以說是述而不作，並沒有顯示其對於史事的理解與批判作用，尚不能稱史學家著作的歷史，有此種精神的，當以太史公為首，因他的史記是以自己的見解而顯示其對史事有批判性的作品，

這可說是中國史的第二次改革。此後的著作者最能完成中國式的史學的，恐怕要算司馬光，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雖然他未免多偏於政治上的記載，然而是一種比較完美的通史的記述。至於班固的漢書，陳壽的三國志，宋代袁樞的紀事本末等等，收集起來中國的正史號稱有二十四史之多，然而都不過是編纂體例的技術上的大同小異，我們看不出特殊的進步來。自歐學東漸以來，中國的歷史界才漸漸由單一的政治問題注意到社會的全般文化的記述，社會運動的描寫，但這種進步還只能算是技術的科學方法化，沒有做到歷史學的科學化，因為還不曾了解歷史方法，依據歷史法則以述敘史事的原故。從這樣簡括的概說中，可以知道中國史自所謂有微言大義存於其間的春秋起，也不過如白克爾所攻擊的紀述垂訓的歷史，不過做到如波蘭布洛克所說的訓練個人私德和公德的意義，實未走入史學正軌，成為科學的歷史學。

歷史學演進的三大階段 我們從前段的說明裏，可以知道歷史學也有他的

變遷，是經過許多階段的，但這些階段如果我們用一種科學的眼光來分晰他，大概是經過下述的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是史學精神爲神權支配時代。這一階段可以說從史學開始形成直至封建社會的崩潰爲止。在這一階段中的歷史學，一方面因爲初民的神話傳說轉入正史，另一面封建社會的經濟是由農業生產自足經濟形成封建社會的較爲板滯靜態的社會生活，對於進化變遷的社會狀態不易了解。這些原因所構成的思想是否認進化變革的，是以一切現狀都由於神造命定的，而神權的精神支配了社會生活的全部，在歷史學上當然不能有例外的表現。所以這裏在歷史學上所表現的現象是每一個統治者的成立與崩潰不承認他有社會的原因，而承認是天神的作用，史家也是相信的。比如中國史上的每一個皇帝甚至偉人都要說出生時的神異，天爲蒸民作君作師，天生聖人的思想是史學上論興盛原因的中心。到他滅亡的時候，雖然也描寫些他的殘民以逞的罪惡，然而終結還是天要

亡他才亡了的，項羽自己打敗了反說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路易十四也以爲他是代替上帝統治法蘭西，民衆是把他沒辦法的。由這種精神支配在歷史學中，所以在歷史學的方法上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與這種精神相符合的，就是說史的描寫是不注重社會進化變革的原因而只注意於統治者的行動，英雄的行動，因爲這是神權所寄託，是社會生活及其赫變的中心。於是我們第一就看見以史事爲靜態的單一的沒有原因和結果的死的事蹟的描寫，只有這樣才能適合於神權個別創造史事的精神。第二以帝王表、王室起居的流水記載，英雄傳、名人言行錄爲描寫，因爲這都是些替天行道的人的行爲，是人類社會的組織的和生活活中心。第三只注意政治事件，完全如佛勒曼(Freeman)所說：『歷史是過去的政治。』完全以統治者的行動爲全部歷史，成爲政治的歷史學派，這一學派只是那專於注意統治者的行動爲社會生活的中心的思想之餘唾。神權思想支配的歷史學，當然是以封建社會爲主。中國的史學，可以說長期的拘留於這個階段中。

第二階段是史學精神爲理想主義所支配。社會的經濟生活隨着工商業的發達，機器的轉動，鐵路輪船的交通，商品的豐富，金融的活動而表現了活潑的現象，人類的社會生活是動起來了；這時人們所看見的是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力量，他能造器械，能生產很多的美而新的生產品；人們的思想隨着技術的進步科學的發達而發達，且成爲有力的工具；因交通產業技術的進步，逐漸能了解生物的、地球的，以至天體的進化，更足以推翻神權的思想而相信進化的事實。加以生存競爭的原則成爲思想自由的根源。這裏所反映於史學界的遂以思想爲研究史的動力。所以一方面仍極端崇拜個人，而以偉人造歷史，英雄造時勢的觀念爲史的觀察法，一方面則以思想爲指導人類創造歷史的唯一利器，黑格的理性指導世界，大之爲他的宇宙觀，小之亦爲他的歷史觀，法蘭西的啓蒙學派，也是以人性爲研究歷史動因的主體的。這些都不過是這一階段中的歷史學上的史的觀察法的代表，其餘的都是不能超過他們的範圍的。所以金果爾和

樸利果仁批評他們說：『他們不研究社會的、階段的歷史，而專注意個人的行動及某種思想的作用。』（見西方革命史）在這種史學的精神的立場上，對於史的描寫仍然不是依於社會進化的規律的描寫法，而是英雄事業，抽象的思想，籠統的正文，善的觀念的描寫，再加狹上些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描寫。並且至特殊的政權穩定以後，他們又否認了進化的可能性，而為和平的、進步的描寫了，這是這一階段的史學的特點。

第三階段是唯物主義所支配的歷史觀 這種歷史觀可以說是近代經濟發展所必然形成的。因為神權動力的歷史觀早已推翻了，這不待說；而近代產業的發達，他顯明的構成社會的動的狀態足令人了解歷史是動態的，是一種過程也不待說。而經濟生活在一切生活中的作用也在這時特別顯露出來了，近代生產的物質利益的矛盾，他顯明成為統治者內部的鬥爭，如沒有一次帝國主義的衝突和一國內的政局的變化不是在經濟上有矛盾和困難的原因即其例證。更因為

物質利益的矛盾成爲人與人對立衝突的加緊，而顯明的感覺物質利益的決定人間關係。在政治的形式上則因經濟的自由主義而有德模克拉西的政治組織，因產業的集中而有中央集權和國家托拉斯的國家。在思想上由物質利益的矛盾而有顯明的人與人的意識的對立，隨新的生產條件的產生如自由經濟之類也有自由思想的出現。這些不但使人們易於了解歷史過程有隱然支配着一切生活的重心，有一隱然存在的規律，而且令人從許多事實的暗示裏指明這一規律不屬於神權也不屬於個人、思想，而是屬於物質的經濟的生活的赫變。這第三階段的史的觀察，有許多的學者並不是完全不知曉的事情，只是他們剛要踏入這一段而爲特種原因所蒙蔽又回了頭。比如孟德斯鳩就是一個，他在他的著名的著作法律底精神中說：『法則云者，其最廣義是由物底本性所發露的必然關係，而且在這一意義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她的法則。』這足令人意味他第一不承認以思想爲主的法則，第二現實存在的歷史事物也應該有法則。其次是維柯、莫

爾干並不是煽動造反的學者，他們一個理想着歷史的法則，一個證明歷史的法則，白克爾也是要求這一法則的人啊！只是這一派的學者因種種關係而不敢和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來完成這一階段的歷史學，把這功績都歸之於別人了。

第三章 史學範圍及其分類

歷史學的範圍 簡單的說一句研究歷史，這裏面便覺許多的歷史都包括在內似的。如生物學所研究的生物史，地質學所研究的地球成立變遷史，都是屬於歷史的研究。但普通所稱的歷史學只限於人類社會的歷史的研究，並且屬於有史以來的人類社會的演進的歷史的研究，即前史的人類史都歸到人類學範圍裏去了。雖然如此，歷史學所研究的範圍仍然很廣的，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社會科學的總體。他與其他的社會科學不同之點，在於他是研究一切社會發展的發展形式。比如政治經濟學只是研究商品的資本主義的規律；哲學、宗教、道德

等只是研究人類的意識之多方面的部分的发展形式；政治、法律只是研究國家形態，作用之變遷和发展；而歷史學則必需從經濟的、政治的，一直到意識的形態都為其研究所應有的範圍。所以史學的範圍是社會科學的總體，他是研究整個社會的縱的發展，變遷的痕跡和規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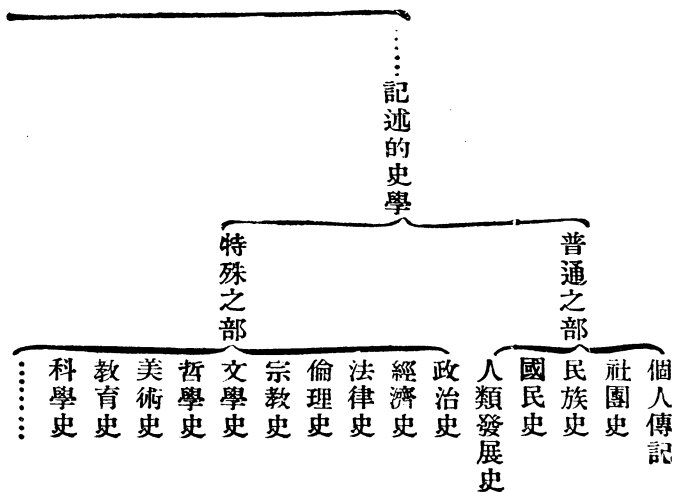
歷史學所研究的，與社會學所研究的頗相類似，但他們之間並不是沒有區別。社會學是研究一切民族的社會形式發展的普遍的規律，一方面這種規律是為歷史學所運用，他方面則社會學是不注意於歷史學所記述的在一定民族一定社會制度下的具體事實的。這就是說歷史學是重在運用社會學的原理規律來排列記述具體事實，而社會學則重在研究歷史事件中的抽象原理和規律。這兩種科學最為有密切關係，彼此分離了都不行，歷史學不有社會學他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社會學沒有歷史學不能建立成功他的科學。

歷史學的範圍是如此的大，他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又如此的高，成為人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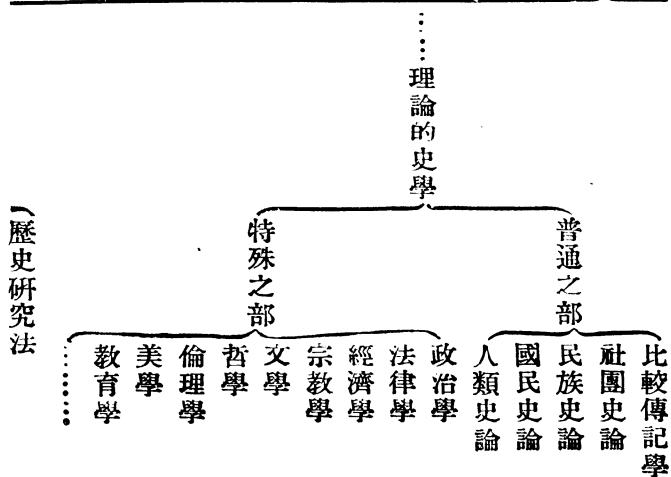
社會的發展的總體的研究的科學，所以他所借助於各種科學的地方也就很多，就是說這門科學與其他科學的關聯性是很多的。社會科學的全部從社會學起，如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道德學、宗教學、哲學、藝術、文學等等自然都是他的基礎，要了解歷史的人必需研究這些，即有史以前的人類的研究也非常重要，比如我們已經屢次提到的維柯和莫爾干，他們都是因曾借助於野蠻人的社會的研究才能了解歷史的法則、證明歷史的法則的。每一個踏進了歷史的科學的領域的研究家，都是懂得了原始社會的發展的。不但如此，要充分的了解歷史事件，還要了解每一民族的自然環境，因為那一民族的發展與其當地的山川海陸地質等有密切的關係，甚至與其當地的動植物亦有關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規律是與歷史的唯物主義者的社會進化規律相啣接的，雖然說生物進化法則不能簡單的運用於人類社會，然而生物怎樣被決定於其物質條件而變化，這不能說完全不能作為同是生物的人的社會進化的左證，因此我們尚須有了解生

物學的規律的必要。這並不是在此故作誇大的宣傳，說研究歷史甚至要把他的範圍擴大到自然科學的領域去，而是說必須要有那些必要的科學方法的了解才更易充分的了解歷史的法則。

歷史學的系統 歷史學的系統，是可以由史學的範圍來確定他的。在一般的觀念上，一提起歷史兩個字，大概只認識其記述的事實之部，所以許多學歷史的人，都說史家的責任只在說明事實不發議論，換句話說就是歷史學中無理論。其實不然，歷史學亦有其批判性，不但要真能明瞭史事就須懂得史的理论，正確的理论即包含於史的法則，並且沒有理論的批判便不能辨明史事的真偽和社會發展的究竟。因此史學的統系所應包含的，不單是記述的而有理論的部分，不管那些或已成爲專門的科學，但因都是屬於研究整個的人類的赫變及其現象，亦是屬於社會科學的總綱的歷史學研究系統下的科學。爲明瞭起見先列一統系表如下，然後略加說明便可了解。



研究史學的系統



……技術的史學……
歷史哲學 { 歷史編纂法

此表大半根據於李守常所著史學要論所列而略加修改以成。比如李君所列有氏族史被我丟掉了，因為我覺得這不能為一種經常的專門的東西，因為只是歷史上社會演進中一種社會形式和現象，他在原始社會裏沒有，在將來的社會也不會有，他只是一種制度如國家一樣，所以未列入。在上表中別的用不着說明，如記述的史學，技術的史學兩部分不成問題的不但為歷史學所當研究的，而且是史學的正式統系。那些史學中所研究和記述的是些甚麼內容，看了表便可明白的，用不着有解說。這裏成問題的是理論的史學一部分，尤其是理論的史學中的特殊之部所列的，不但各自成為專門的科學，並且也不是在記述歷史。何以也把他列在研究史學的系統內呢？這裏我們所當知道的，就是上面說過的歷史是一切社會科學的總綱的問題。因此我們敘述歷史，不但要敘述甚麼政

治史、經濟史、法律史、宗教史、哲學史等等，而且這些在每一時代的內容如何也是歷史學所要敘述的，就是說這些爲每一時代的社會的底層構造和上層形成物，是每一時代的社會生活的實質，所以他們都是歷史學所要直接敘述的對象，這是一點。其次是那些科學的理論既爲構成歷史學的內容之一部，則我們不能了解那些科學，便不能了解和敘述那一階段的歷史，比如我們不能了解政治經濟學，便不能了解社會，當然也不能著出一部社會的好歷史出來；不能了解政治學的原理，當然不能說明國家的發生變遷的真正原因，我們便會相信他是上帝的創造物，或如黑格爾所說是理性所創造的，這又是一點。總之關於這一類的學問雖已各自成立爲科學，但亦是歷史學研究的對象，爲史學中所不可缺少之部分，故就史學的總的研究系統說，他們是應該列入的。至於在記述的史學與理論史學中之普通的部分人類史與人類史論，他不但要擔負前史的人類的研究，並且應該要擔負世界人類之總體的研究，現在可以說只是前一部分已

近於完成一種科學，在後一部分是沒有的，但他是應該有的。現在的史學中比較最發達的是個人記傳與比較傳記，這是舊史學的重要部分；是以國家為集團的國民史與國民史論，而社團史和其史論也日漸發達。至於以一民族為單位的史和史論的著述是較少的，因為現代的歷史是以國家為重心，民族在現在久已被分割或混合於國家狀態之中了，所以不大發達，可是這一切史的記述和論列，都是歷史學的直接而且重要的根據。

末了對於歷史哲學，一方面他屬於哲學的範圍，一方面將他列入歷史學研究的系統下，是很重要的。因歷史哲學可以說是專以發現史的法則為職務，離開了他不能了解史歷的變革，即不能使歷史成為科學，所以他的功用是貫通於歷史學的各部分的。記述的史學不有他不能將史料為適當的和合社會進化的原則加以整理排列，即不能成為好的歷史；理論的史學不有他將不能闡發社會進化的原理，則那些學問將是空虛的虛偽的；技術的史學不有他將不能研究歷史

著述歷史，即研究而不能了解，著述而不能稱爲好的著述，所以他是歷史學的神髓，學歷史的人必須注意及此。

第四章 歷史研究法

歷史的研究，在技術方面應注意者，頗多，本書限於篇幅，不能詳舉，只就其最主要的幾點，分述於本章。又關於史料的蒐集和批判，本亦研究歷史的方法上的技術問題，不過因其特殊性，特另以一章說明，本章即不牽入史料問題。

假設與類推 假設爲一種科學的研究的最初步工作，也是一種很重要的研究方法。法國史學家費斯德古朗日 (Fustel de Coulanges) 說：『我不立成見，不作假設，不但不取哲學的假設，就是科學的假設也不取。』他的信條是只去尋求，費氏這種態度是不明白在科學的研究中假設的重要的。在數學上，我們

常常看到沒有假設便不能開始演證數學上的一切公式，物理學上的原子論，是由雷基博 (Leucippe) 和他的弟子德模克利得 (Democrit) 的開始假定而發明的。即使假設有時錯誤也是有用的，拉發格 (Paul Lafargue) 說：『後來的真理不過是作得更好的假設：一個錯誤常常是一個發明的更短的捷徑。』哥倫布根據布多勒默 (Ptolemée) 對於地球圓周所犯的錯誤計算出發發現了美洲，於是他以為達到了東印度。達爾文認識他的自然選擇的理論的初步的觀念是由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上的錯誤規律所誘起的，而他閉着雙眼接受了。』由此可知假設在科學中的重要。歷史學是一種科學，當在研究方法上不能說用不着假設。但是假設也是很困難的，如果完全根據我們的空想以為假設，那麼這種假定也是徒勞的；假設的初步設立，必須要以客觀現象的誘致為根據。前者的方式是一般唯心派的哲學者的空想，後者是由客觀的某種現象所誘起的簡單的觀念，只是這一觀念是否正確尚待收集材料來加以證明而已。這種假設是科學的，不是哲學

者自己腦子裏的公式，我們研究歷史尤須慎重的建立假設，尤須以後者的方式來建立假設。

歷史事實是很錯綜複雜的，幾於千頭萬緒無從整理起，所以研究歷史時需要假設，假設是確定我們所欲研究的目標，或確定我們研究的題目，是一個加以大體認識的概念，我們要有了一個假設，才便於依據這一概念去收集史料，分析事實。假定我們所收集的材料是大多數的，是一般的普通現象都適合於這個假設，我們分析事實的結果也是大多數的，普通現象的適合於這個假設，那麼假設便成立了正確了，可以概括一般的歷史現象。如果這收集和分析的結果大多數的，普通現象的是與我們的假設相反，則我們的假設不能成立，必須另從客觀現象中抽出第二次假設。這樣去研究歷史，才能使一切材料有所歸宿，不致摸不着頭緒，不致在廣大無邊，複雜錯綜的史料裏亂撞，至於終不能了解歷史。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要以大多數的事實，普通現象的事實與此假設相符與

否來決定假設之能成立與否，如果以極少數的、特殊的現象來判斷假設能否成立，則往往正確的假設可以推翻，不正確的假設可以成立，或竟至始終得不着結論。爲甚麼研究歷史要注意普遍的現象，爲甚麼歷史現象也有這些少數特殊的事實呢？因爲社會進化的階段不是如我們舉刀割豆腐一樣，一切便是截然兩斷，社會的前期的沉澱物與新生的現象都同時存在於社會現象之中，並能表出來，只不過他不是這一社會的重要的一般的象徵而已。

研究歷史需要假設與如何去假設，這裏我舉個例來說明好了。比如我們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周朝究竟屬於何種性質的社會，如果我們沒有一假定的概念在那裏，則我們看見周有井田，則以爲他是氏族共產社會的形式，我們看見孔子稱子貢善貨殖，則又以爲他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我們看見了孟子稱公稼子之巧，則將又以爲他怕是說他是一個很巧的工程師，周已到了工業社會罷！這不過說如果沒有一個假定的概念去研究歷史，便必然會看到某人說了這一件

事即以爲是這樣的社會，另一人說了那一件事又以爲是那樣的社會，始終不能了解一定階段內的社會性質，不能了解歷史。假使我們有一個假定，假定了周代是封建社會，則我們以封建社會的條件性質去秤衡一切事事，看他的真實和普遍的現象是否適合於這些條件，則我們便容易了解了。比如我們假定了周代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土地不是共有的而有私有的性質，且其主權是屬於當時大小封君貴族的，他們即是當時的地主，則我們可以了解在周代的井田並不是原始的氏族的土地關係。因爲不但九家爲井已進於土地的分配關係，而且已非如從前的純粹的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的土地無個人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的性質，而是封建主的所有物。所以在周有所謂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即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等；有所謂九賦斂財，即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稅、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等。這就是說這些貢賦納於封君，是表明封君對於人民

的田地有所有權，農民爲他們生產而納貢賦，這種井田的性質是封建社會的土地關係非氏族集產社會的土地關係。孔子雖稱子貢善貨殖，然而那時也不過只是商業經濟的發端，不是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了主要的地位。這我們不但可以當時的大小封君、家臣陪臣以世襲采邑把持土地的現象證明完全是封建的以土地生產爲重的社會，並且商業經濟是與貨幣有密切關係的，貨幣的發達是晚周的事，周之中葉才開始有錢幣，所以在孔子的當時還不算商業資本社會而是純封建社會。末了周代不過是手工業的開始，當然不能說工業已發達，通中國的歷史至現今一百年前也說不上中國有工業的發達是不成問題的。由這些說明，我們可以說那些條件都只適合於我們認定周代爲封建社會的假設，這個假設成立了，我們也就了解了周代社會的性質。上面舉的例不過是在說明研究歷史對於假設的必要，假設是確定研究的目標和範圍，沒有假設我們很困難開始研究歷史，不是在這裏來分析中國社會。

研究歷史的假設如果已相當的達於正確的階段，則我們便有了原則的確定，於是爲要充明白史事，便用得着類推的方法。這裏所謂類推，當然不是由憑空推論，而是依照假定的範疇去比證援引其他史事，沒有假設不能確定研究的範圍目標，不能歸納史料，沒有類推不能充分證明假設，不能運用原則演繹於史事的各方面，則不能完全了解歷史，認識出史的法則。類推的研究法是使我們對於史料的整理的經濟方法，因爲我們如不能舉一反三的去類推，則不特在史事衆多和複雜的狀態中，絕沒有對於每一史事都有時間和精力來加以由假設而證明的繁難研究，並且把史事自己分割起來成爲單一的也不能證實假設和了解事實，因爲這是不相信假定的原則，紊亂了我們對史事整理材料的系統。復次類推的功能不但能幫助我們了解過去的史事，並且這種方法能使我們預知未來，這是研究歷史的非常重要的一點。舉例來說，我們從前所舉周代爲封建社會的例子，由經濟的立場證明了這一假設的相當正確，我們如要研究他的政

治形式便不必再定假設，再把政治形式作單一的研究，我們只從經濟的形式去類推政治的形式即可了解那是與封建組織相符合的。就是說那些貴族分占了大小不同的範圍的土地而為獨立自足的系統的經濟生產，則政治上必然是各自為政的分裂割據局面，所謂王室只是一個中央的擁有空名的統治。這些大小貴族之間是會為併吞土地而戰爭的，並且貴族階級自身必有大小不同的等級，在下面又統治了農民，於是形成許多複雜的階級，這就類推出了那時的政治形式。果然周代的周天子是擁有虛名的王室，實際上無力統治諸侯；周天子之下有無數的諸侯，初周號稱八百國；這些諸侯是各自為政的，各國自成一統系，割據一塊土地；他們之間小大兼併，弄得孔老先生浩嘆陪臣執命，諸侯征伐；那時有許多複雜的階級，不但周天子以至於庶民有周王、公、侯、伯、子、男、諸侯的卿、氏家、家臣、陪臣等，就是人民也要分士、農、工、商的等級。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依其經濟的狀態推到那些孝、弟、忠、信等等意識形態也

是封建性的，不過恕我沒有多餘的篇幅來說明罷了。至所謂由類推可以預知也是很明白的，比如我們從各時代的生產的經濟關係如何決定那些政治法律的社會意識的形式，即能於社會所存在的各種生產上的條件類推到社會將有如何的變革和發展，不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些理由將在末一章裏有說明，此處不必多說了。

分別研究與綜合研究 我們要研究歷史，是最繁難不過的，不但史的現象十分錯綜複雜，並且因爲人類的活動是整個的，各方面都是互相關連的，歷史的總的表現是各種分的現象之合流總匯，是各種分的現象所共同形成的，現象之總的表現是在人類各種分的事態中都有其根據的。比如我們研究滿清政府的崩潰，有在經濟的基礎上發展的根據的，有隨帝國主義侵略而來的外交政策失敗上的根據的，有隨外力輸入的自由思想上的根據的。就是說滿清政府的崩潰是歷史上的總的顯象，是一個總的結果，但他又是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意識

的各方面的赫變的結果，自然在最根本的問題上的經濟的，然而他的崩潰是許多現象赫變的總的表現。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要了解歷史事件，不是單從一個概括的現象中所能了解，要從各方面的具體的事實中去了解，總的現象不過是許多分的現象中抽出的結論，甚或是一個抽象的結論，單研究結論，研究抽象的結論是不夠的。因此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有了一個大體的概念之後，必須為分別的研究，即是說要將歷史的現象割分為各種專門的部分，為個別的研究。我們研究法蘭西的大革命，就得分別的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經濟史和其理論的政治經濟學，要研究他的政治史與政治學，要研究他的哲學史與哲學等等。我們由分別的了解，了解了他的資本主義生產發達，了解了他的民主主義的根本怎樣與封建貴族政治相矛盾，了解了他所表現於哲學上、文學上等的自由思想是怎樣由興起達於成熟，盧騷諸人在思想上的作用和根據是怎樣，則法蘭西的革命史我們就可明瞭了。至於分別研究的最重要最必要的基本研究，當然是經濟

史與經濟學，因為他是社會科學的基本科學，一切現象是由經濟現象所形成的。我們分別研究的統系，主要的可以依着第三章中的系統表去研究，同時我們還可以爲更細密的割分去研究，如依地域或民族的集團去研究世界的分部史，如把歷史中的某一特別重要的事變作專門的研究等，在爲了某種的必要時都需要研究。比如我們研究近百年來的世界大勢特別注意於英國資本主義及其在海上勢力的發展是前者的實例，單取哥倫布發現美洲的原因與影響，雖然在表面上只是他個人的行爲，而在事實上可以找出他是初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要求和資本主義那時發展的狀態，並及於他發現美洲以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等，是後者的實例。

但是，分別的研究是找尋總的歷史現象與事變在各部分的根源，是求各部分的事實的具體的了解而不落於空虛的推論，是使總的現象得着客觀的充分的根據，而分別的研究只能在部分的現象中發現個別的法則，不能即時了解社會

變革歷史進化的總的規律，所以在分別研究之後尚需要一個綜合的研究。分別研究在了解部分的真實，綜合的研究是在了解那些部分間的聯繫，互相影響的關係，這樣才能得出一個歷史事件的總的現象的根源，才能得出社會進化的法則。比如我們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關係是自由的經濟生產性，我們必須再拿他的政治原則的自由主義來相配合比較，才能了解由他的經濟的生產的原則決定這樣政治原則的規律，更拿他的哲學，文學上所表現的自由思想來相配合比較，才能了解也是受他的經濟生產性所決定。於是我們不但因此了解了社會的各種結構之相互關係，並且能得出有產者的自由德模克拉西是他組織社會、統御社會的總的法則，我們以這樣的法則去比較封建社會的法則，便能知道社會所以如此轉變，必然如此轉變的原因。同樣的如此研究類推整個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則可以明瞭每一階級的歷史現象，也可以明瞭歷史演進的整個的規律了。

總之，歷史的研究，沒有分別的研究便不是具體的，不能明瞭史的總的現象的根源之所在和不能證實史的規律性，沒有綜合的研究便不能了解總的現象，得不出社會進化的總的規律，分別研究與綜合研究都是必需的而且是互相輔助的研究與了解歷史的方法。

統計的重要 歷史的研究完全是以事實爲憑，不能憑空想去說明事實。但許多的歷史事實是能以數量表現出來，並且在數量上表現的事實是更正確的，是能表現社會的特徵和事實的關係。因此在研究歷史中，對於統計的運用是很重要的，一個單簡的數目的統計，能使我們明瞭社會狀況，能說明許多關係，且有時能證明社會生活變化的規律。這裏我們不必說許多理由，我們只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就夠了。第一個例是梁啓超在他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報告一件事實，即用統計的方法考察中國留學印度的人物，從各書上得了百八十七人的可驚的數目，這種統計方法雖然簡單，然而其結果是很有用的。因爲中印文化關

係一般所習知的不過法顯玄奘三數人而已，這在一般人看來中印關係在中印未發生近代商業關係以前，不過偶爾的二三人的冒險的行爲而已。但就他這一統計的結果，中印的關係建立有文化上的密切關係，足以說明佛教爲甚麼能那樣深入中國，影響中國社會。並且他所統計的尙不過書上所載的，又只限於留學生，則兩民族間之商賈遊人的往來，當亦不是不可能，且恐還有更大的數量，這不能證明中印的關係自來即是比較密切嗎？第二例就中國歷代耕田來說，有如下之簡表：

每 人 平 均 畝	六 七 · 一 九	三 三 · 四 九	二 三 · 八 四 至 二 四 · 五 六	三 三 · 三 五	二 七 · 〇 三	三 三 · 六 九	二 四 · 〇 五 至 二 四 · 一 八	二 六 · 〇 七
年 代	禹 平 水 土 爲 州	周 代 初	兩 漢 間	隋 大 業 中	唐 天 寶 中	元 至 元 廿 八 年	明 洪 武 間	清 順 治 十 八 年

這一表雖然簡單並且不見得可靠，但我們能從這個舉例式的統計中看出以下幾點關係來：（一）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假定在禹平水土時是真的每人平均

耕地要占六七·一九畝，則很明顯的那時的農業發明並不很久，生產技術幼穉，所以每人要占那樣多地才能維持生活。周初生產能力比禹時強，然而也還是幼穉，所以每人還要占三三·四九畝才能維持生活。周末才盛行以鐵爲農具，生產力才發達起來，所以到兩漢農業大有進步，一個人平均終兩漢之世都只要一三·八四至一四·五六畝就夠維持生活。從漢以後中國農業在社會治平時也只能保持那樣的生產力，所以明洪武間還是一四·〇五至一四·一八畝。(二)從上表中還可看出政治的關係影響農業生產，因爲每當大亂之後必然人口少減，農民數大減，每人所占地畝加多，否則因大亂的原因而土地一部分荒廢，生產力減少。所以上表隋大業中每人平均有一二一·三六畝，這是因五胡亂華的結果，使人口減少或生產力降低的原因。元至元二十八年爲三二·七八畝，當是元末大亂的原因所致。清順治十八年二六·〇七畝，又當是明末大亂和清庭入中國到處屠殺所致。以上的解釋，因爲統計材料不精確詳細不見得確當，然

而可以證明適用統計材料解釋歷史的重要，並且可以解釋若干現象。第三例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毀滅小生產者，增加工人數目，這裏我不再列表，因為經過許多人列表證明過的。照這樣的統計可以說明的方面多得很，可以說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可以說明人與人的關係的變化等等，並由此可以證明歷史的發展法則。

總之統計在歷史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統計能說明歷史現象、社會法則，利用統計來研究歷史才能更正確更真實的判斷歷史事實。

第五章 談史料

史料的範圍與其蒐集 研究歷史，自然以正史為主，然而完全依靠正史絕對不夠，而且正史是有許多靠不住的，不是隱瞞真實的事實而不錄，就是改刪實錄。尤其是作史的人不一定懂得歷史法則，以凡俗的眼光觀察歷史，即令他

是力求其真，然而因為囿於時見，限於才能和知識，不知史料的取捨，重要的略去，而不關重要的反用以填充篇幅。因之我們可以說許多過去正史就廣義說也不過只有史料的作用而已。我們研究歷史要重須以自己的眼光和歷史的分析方法來判斷所謂正史，要求對於歷史的真象有明瞭則必須自己從各方面去收集史料，絕不是專靠正史記載的就可為信憑，可以夠用。

歷史的史料範圍是很廣的，人類的整個的活動的遺跡都是史料，所以史料是不限於文字記載的東西，那怕是方言諺語以至古物遺跡都是史料，有時且為更正確的史料。現在我們可以先說文字記載的史料，文字記載的史料，我們應當把正史算在內，因為正史有許多地方尚待我們重新審定，上面已說過，則我們當然只能以史料性質看待他。不過我們研究歷史時大半要以他為主，因為他雖不見得正確，但已是一種多量史料集之作。其次是直接關於史蹟的文件，此類文件如國家的檔案、憲章、法令、外交公文和私著外傳野史之有史的價值

者等等都是重要的史料。再次如一切哲學、文學、詩歌、小說等亦往往有重要史料存其間。此類的書籍如中國的諸子百家之作、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杜甫白居易的詩等即其實例。又次為古蹟中的碑文、墓誌、什器銘等如湯銘盤、周石鼓文一類的東西即是。最後即文字語言學中亦為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如拉發格從希臘拉丁文中研究正義、善、財產的字的變遷中得出正義、善、財產觀念的變遷與社會生活的轉變是一個很明顯的教訓。中國的說文一書，如果我們能詳細將其字與義加以研究，必然可以說明許多社會變遷的觀念、事實，比如在戰國以前貨幣的字是用貝不用金，即可斷定貨幣用金屬起於晚周之類。總之凡是一切見諸文字的東西裏面都或多或少有我們研究的史料，我們研究歷史是不可忽略他的。

史料的所在還不只存在於文字的記載中，社會中所流行的神話、歌謠、口傳的故事都可作為我們的史料。比如說鄉間的婦人愚夫都能說洪水齊天的神話

，這裏我們雖然不必遠推到上無人類的冰河時代遺跡被古人發現而口傳下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他必然由禹治洪水以前的洪水泛濫的恐怖所傳下來的神話。又如鄉人相傳有女兒國，不要男子可以生育，這種神話在各民族的古人都有大同小異的傳說，這一定是野蠻人的父權與母權社會交替時傳下來的。因為那時男子要革命要倒轉來壓服女子，女子要保存他支配男子的地位，於是男子說女子不重要，離了男子不能生兒子，女子反過說男來子不重要，不要男子也可以生兒子。所以古代埃及的男子說：在生殖的行爲中男子是盡了更重大的職務，而婦人呢，則『如像一個果子的子殼，他不過只做到承受和培養的芽子而已』；在埃及的婦人則反過來說，而且自稱可以無男子的合作而懷孕。他們會把他們的女神名字比喻爲老鷹，據說他們相信老鷹中有一種沒有雄的，雌的生育靠一股氣。（見拉發格經濟有定論抽象觀念之起源的第二節）這與我們中國的鄉愚所說有一個女兒國，沒有男子盡是女子，他們喝南風便能生兒子是一樣的

說法。這就是神話可以作為史料的很好的證據。

在死的古蹟和遺物中，更多我們研究歷史的史料。從藝術方面說，那些古畫，古代的建築物，皆足以代表其時代的精神，埃及的金字塔可以表現古埃及的工藝的發達，可以表現古埃及王的役使人民的權威。歐洲的教堂往往為一切建築之冠，可以表現宗教勢力之深入人心及其魔力之偉大，有高出一切的形式。那些教堂裏的壁間滿繪宗教逸事的圖畫，按次觀賞等於看了一部宗教略史。中國的古廟、古塔甚多，且有年代最久者，這些古物不但可以表現當代藝術工藝，而且其繪刻圖畫等，足以表現在當時的民間信仰與風俗。在中國的建築雕刻繪畫上，數十年前普遍的喜於繪刻龍像，而龍並非有此實物，不過一種迷信擬想之神物，但至近年的繪畫雕刻等已不以此為風尚，如後人於此等古物觀覽之餘，必然能活現其社會思想的變遷，足知此時代為藝術之脫離迷信入於科學的時代，更能因此推知中國此時為科學思想開始發揚的時期，這亦足以證明遺

物、藝術品之有助於歷史的研究。意大利人在拿波里附近發現的邦津古城，遂開始了對羅馬古史的革命，匡正了舊史的謬妄。中國民八亦在直隸發現宋大觀二年的鉅鹿縣古城，惜吾人未能予以極大的注意作為史料，否則對於宋代文物必有可以供吾人的參考者。至於其他如陶器、石器、鐵器、銅器、錢幣等等，無一不可以供吾人研究歷史的材料。比如周末至戰國開始有錢幣，而錢幣的形式為鐵錢，則由此一物不但可知以金屬為貨幣起於周末，並可以看出周末的商業經濟開始發展起來了。因為沒有商業經濟的發展是不大需要金屬媒介貨幣的，這裏我們以史事證之也能說明：周末的秦國的富強是有相當的商業經濟基礎的，始皇的假父呂不韋就是個大商人，在春秋之末戰國之初已有了陶朱公以商致富的事實，足以證明錢幣發現於周末是對的。另一方面從這一錢的形式看來，又可證明那時農業經濟也有高度的發展，因為錢是農具，這種錢幣代表了這種形象，就是說那時的農業生產工具已入於使用鐵器的時代，農業經濟也必要

到這一階段才能有高度的發展。我前章所列的表推論漢代農業生產力在中國歷史上是到了他的最高的程度，也就是緊連着周末的開始發展而來的。同時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促成初期商業經濟的發展的，因為初期的商業經濟是以農產品的販賣交換為主，手工業生產品的交換還是次要的，這更證明周末的農業經濟的開始向高度的發展與商業經濟的萌芽是聯繫的。由此可知由一個錢幣的象徵可以看出周末的全般經濟狀況社會生活，則古物的重要與其為我們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是無疑義的了。

因為許多古物遺蹟能成爲我們研究歷史的寶貴資料，所以在地質學裏對於那些各時代的地層的研究與其所發現的地層中的人類的遺骸、動植物的遺蹟、古代的房屋、古人的石碑、玉器、陶器，及一切用品，都足以供我們了解歷史的變化，社會進化的階段，如此而史料的範圍是愈益廣大了。這些死的史料不僅能供吾人研究時作補充之用，有時即根本足以證明史家記載的錯誤等等。因

之吾人研究歷史實貴於博覽旁證，如僅拘泥於正史的記載，則寧可謂之爲記誦史書，不能謂之爲研究歷史。真能研究歷史者必能蒐集史料，蒐集史料爲研究歷史的一種重要工作。蒐集史料的方法與研究歷史的方法有密切的關係，吾人首先確定了如何去研究歷史，便須按照這種方法去蒐集，不然史料的廣博繁多亦如史事一樣，漫無頭緒去博覽收集，結果徒足以眩惑我們的耳目，不但不能補充正史的不足或匡正正史記載的錯誤，並且還會將正史所記本已正確的觀念攪亂，反爲懷疑起來，所以收集史料也是有方法的。

收集史料的方法也是要確定假定的目標，然後才開始博採，由目見於文字的，古代的遺物古蹟的，耳聞於故老鄉人的傳說的，均先注意於適合於自己目標所欲用的材料的彙集，到收集到相當程度，再來按照確定的假設去判斷審察，看這樣材料中所表現的是否合於所設定的條件。如果大多數材料都不合於那些條件，則這種收集是失敗了，我們再以另一假定來判斷這材料，必須在許多

史料中得着一個共通的類似點，然後才能算這種收集有了成功。假使沒有共通點，則還是一種雜亂的材料，則這種蒐集是沒有用的，是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所以在蒐集史料上也要有一種預定的假定，才便於工作。收集史料不但要有預定的假定，並且也如研究歷史的方法一樣，要分門別類的收集，比如我們要研究某一種或一時代的經濟狀態，我們便須將他割分為農業的、工業的、商業的、金融的，甚至如人口的、物價的、失業狀況的等等，每一類的材料歸入每一類，然後在各分類中加以整理排列，使成爲有統系有意義的材料，然後於各部分匯合的結果，才能互相的證明，得出一總結論來。否則無論我們收集許多材料，雜亂一團，我們仍難去運用這些材料。又收集史料亦可以用類推的方法作爲找尋線索的根據，因爲許多書籍、古物、遺蹟都要偏覽後在其中去找材料是不可能的事，如此則將沒有一個人能了解歷史，甚至沒有一個敢下手研究歷史。因此我們可以用類推的方法收集史料，即是說有了某種史料的誘起，

而推想及某處必可尋得這樣的史料，則我們可以根據他的線索去找史料。舉例來說如我們在法國的煤鐵業的報告裏看見了法國於占據魯爾以後煤鐵生產突增的統計表，則我們可以類推到德國的煤鐵的損失狀況，如果我們要求十分正確而有根據，我們便不必到處去亂找材料，去讀中國的或美國的關稅報告或經濟雜誌等，我們可以直接去找德國的經濟報告的材料來看，這樣便能使我們收集史料不至十分感受困難。

研究歷史必須要廣集史料，史料的範圍是很廣大的，故收集史料也要有方法，我們不懂得收集史料的方法，即不能談收集史料，不能廣集史料以為我們研究歷史的參考和根據，則不是徒為記誦歷史，便是以空想的方法去曲解歷史，這都談不到在研究歷史，當然更談不上能正確的了解歷史的。

史料的批判 要以史料證明史事，則先決問題便在鑑別史料；因為史料不正確，則用以證明論斷的史事當然必歸於錯誤。但我以為史料的真實與虛偽，

在常人所最信任的部分，其偽和誤更多，常人所不注意的，其真實性反更大。因為在常人所最注意的部分，亦為當時的統治者或其學者為其自身利益而要加意做作以至捏造的，在常人所不注意者，反因一般習見的等常視之而流露其實，這雖非絕對之論，然至少是我們研究歷史所當特別注意的。準此以推，凡形諸筆墨的，尤其是被稱為正史的，其中的誤謬亦愈多，因之史料的最可靠的莫如上段所述的死的史料部分，那些史料是最可靠的。對於那些史料的鑑別不在辨其真偽，而只在如何才能了解其性質和所包含的意義為比較困難而已。比如上面所引周末的錢幣的例，這裏是不包含真偽的，他是實物的表現，這裏所難的只在鑑別他何以為周末的產物，就他的產生與形式所包含的社會的意義的問題，即其一例。至於文字的記載，尤其是正史的記載，拿中國史來說，都是出於皇家史官或士大夫之手，他們有意的或懼於官威而捏造事實、修改事實的多得很。這些文字的記載，凡是一件社會上為一般人所注目的事件發生，總是

依着他的利益爲前提去記載，威廉所說的歷史學要有軍事的目的，並不是威廉才知道，每一統治者都是知道的。比如漢末的黃巾賊之亂，唐末的黃巢之亂，何嘗不是一種官逼民反的農民暴動。不管他們的方法和首領如何，然而受壓迫不過的一種革命鬥爭，可以無疑。但是漢朝的歷史和唐朝的歷史怎樣說他呢？一句話是亂民造反，殘酷無人理，是匪徒流寇。清洪楊之變，清史還不是說是叛賊，如何殘暴嗎？漢高祖、明太祖是勝利者，所以他把匪的名聲洗掉了，稱爲舉義，弔民伐罪。帝國主義明明自己野蠻侵入中國，但他們的史書是說中國那些拖毛辮、包小足、吃大烟的人野蠻不講理，殺了他們的教士，所以該與大兵來討伐懲戒。這些史事我們能信以爲真嗎？這樣的類似事實在中國以至世界的現代社會裏多得很，我無須多舉，只是證明所謂史家的著作一般人以爲最可靠的其實則虛僞實多，捏造的也最多。一切學問都有其羣的所屬性，歷史何獨不然？因之我們研究歷史必須審慎的批判這些材料，我們要批判史料必須首

懂得在史料中所存在的這種偏見，才能真實的認識史料，了解史事。

批判史的材料要有一個確定的觀點，就是說要能依據史的法則去批判史料，因為要這樣才能認清史料的性質與其所包含的意義，才能辨別他的真偽。也就是說我們要研究某一時代的歷史，爲他收集了許多材料，我們要以那一社會的象徵，實際社會生活狀態來批判他，要看這材料是合適於那一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意識的諸種條件的，如果是不適合的，便是假的偽的，或雖不僞不假，但不能作爲研究那一社會狀態的材料。比如我上面所舉的黃巾賊的例子，我們只要一研究漢末那些君主的無能，民生凋敝的現象，就知道黃巾賊不是無端造反，而是代表了農民的革命運動。我們一研究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侵略性更知不是中國人野蠻而是抵抗侵略。又如我們研究醫學的發達史，只要一研究神農黃帝時代還是野蠻的氏族社會絕不能有如何深奧的文字出現，則能決定神農本草，黃帝的難經不是那時候的東西而是後代的醫學著作。反之我們研究

柏拉圖的思想便知以封建貴族奴隸社會為基礎而兼着反映了破敗了的氏族集產社會的思想，因為他一面主張共和，而一面承認奴隸階級的應當存在。所以我們已經懂得了某種社會的性質及其意識，自然容易根據那些條件，也可以說一定的法則去判斷一切。夠了，就是這些即夠說明怎樣去批判史料，即夠說明必須了解歷史的一般的法則，必須了解一定社會的一定性質特徵才容易批判史料，不致誤用和誤解史料。

對於史料的真偽的批判，我以為主要的是以上舉兩原則為最重要，因為得此即大體可以判斷史料了。雖然在上述的第一原則中，似乎過於輕視正史，但不是不以正史為史料，而是說最應嚴格的批判他的材料，否則易為其所騙。如果說太輕視正史，那麼我們除那些比較有系統的敘述以外，完全靠自己去收集史料來說明歷史是更困難了。至於上述的兩個主要原則以外，尚須以距該事件發生最先最近的史料為比較可靠的說法，只有一小部分理由成立，而大體上是

不對的。比如我們要觀察清代史的眞僞，反不是那些清代官僚所作的最先最近的史料，而或是民國以後代作的史料，因爲那時的史家是有意或有所顧忌不敢直書，其所描寫者失真之處更多。且當時的人往往不能自覺其社會狀態如何，後人或反觀察得比較清楚。封建社會的人不一定能自己了解其社會特徵和結構，到近代的科學的史家反能分析得十分清楚。歐戰的史事，若執親身臨戰的人而問之，則德人所說者爲德人的如何勇敢勝利，法人所說者爲法人如何勇敢勝利，德人謂他們是爲正義而戰，法人也謂他們是爲正義而戰，倒不如超然於帝國主義以外的史家所說正確，能說出他們都是因爲帝國主義的經濟利害衝突而戰。所以如專恃此種方法去批判史料，是不能得着許多結果的。

末了，批判史料，對於注意批判作者個人倒還有點意義。史的作者是皇家史官，其史料一定擁護王權歌頌帝王功德。史的作者是理想主義的作者，其史料必以唯心的觀念描寫裝飾史事，是唯物主義的作者，其史料一定是注重社會

的客觀的條件的描寫。因此我們批判史料，首先批判作者個人，則等於先對其史料有了一個大概的批判，對於他的史料已可從大體認識其價值了。

上面所說的關於史料的各種問題，因為篇幅的關係，雖只說了大概，但重要之點已經指出，研究歷史有此亦大體可以足用了。

第六章 史的法則及其在史學上的重要

史的法則在史學中所占的地位 在第一章緒論裏我已略加說明科學是必須包含客觀的規律性的研究的，沒有規律性不算是科學，因之史的法則是使歷史成爲科學的學問的要件，歷史學不能包含史的法則，則歷史學也不能成爲科學。這樣的說明，本已將歷史法則在史學中的地位很概括的指明出來了，再在後此各章中所討論的結果，更證明白史的法則在史學中的重要，現在我們把他總括起來說明一下罷。

舊的史學界，無論是爲神學所支配的歷史學，或爲理想主義所支配的歷史學，因爲他們不懂得歷史本身的發展的規律性，所以都不能說明歷史的真實現象和其發展的原因。在前者的歷史家，他們把人類自身活動的一切產物都認爲是上帝預造成功的，上帝預造成功的東西是不會改變的，是上帝的單一的屬件和所與，所以事實的本身相互間沒有因果和聯繫，所以沒有運動，所以一切是命定的。在後者的史學家，他們認爲只有思想是一切的动力，人類的一切雖不是上帝預造的，却也不是爲客觀的條件所決定而創造的，理想是指導人類的活動和創造一切的。可是人類的思想是自由的，他怎樣想就能辦到怎樣的地步。如此則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這裏是很難得有共通之點，那麼歷史便沒有規律和法則，怎樣想就能辦到怎樣的地步，那麼社會縱然是進化的，也就依於理想的進步而進化，用不着甚麼客觀的法則來規定、來決定他必然進化。並且這樣依靠理想的進化，則社會的進化只靠理想的改變。但是歷史事實不是死的，從

前的人都相信世界和人類是一成不變的，現在則從動植物的發展的研究，從原始人類到現在的發展的研究，知道了動植物今不與昔相同，又知道我們現在的人並不與原始先祖一樣，社會也不一樣，便相信世界和人類是進化的變遷的了。至於歷史法則是研究歷史，解釋歷史的重要工具，誰不用這個武器，誰就不能了解和解釋史事。

歷史學與各種社會科學的關係，雖然在舊的史學家也能承認他與各種社會科學有密切的關係，也以爲歷史學的材料要取之於各種社會科學的領域，但是他們只能技術的採取他的死的材料，就是說他們不能以歷史學所建立的法則運用之於各種社會科學中，解釋各種社會科學互相的聯繫性。甚至除運用那些死的材料來湊成歷史以外，亦不能使那些科學與歷史學成爲一種精神的密接的聯繫，不能以統一的法則去說明各種科學，而是使各種社會科學之間，各種社會科學與歷史學之間各自孤立。其實歷史學是各社會科學的綜合，因之歷史學是

各種社會科學的方法學，歷史法則是各種社會科學的規律，歷史學與歷史法則是貫通聯繫各社會科學的工具，歷史學沒有歷史法則不能成爲社會科學的總體的科學，不能聯繫貫通各社會科學。我們舉個例來說，沒有歷史學的法則去使經濟學與其他精神科學相聯貫，則在經濟生活上如何影響於人類的思想意識即不會明瞭，即不會明瞭思想怎樣基於物質條件而形成，各時代的主義理想怎樣關連於物質生條件，那麼經濟學與其他的精神科學是分離的無關係的了。又歷史學自身沒有歷史法則，則他自身也無法解釋各社會科學中的問題。比如有的政治學者提出國家是由人民的契約所成立的，而別的政治學者則提出國家是階級的榨取支配工具，歷史學即無法解答這個爭論。歷史學要擔負解決這問題的責任，他更要懂得社會進化的階段，在原始社會沒有國家的史的法則；更要懂得國家的出現是在經濟社會成立以後的產物；更要懂得當國家形成時那些在經濟上、政治上占優勢者的情形。懂得了這些便能解釋國家的產生、性質，以解

決政治學上所提的問題，也就是史學自身能與政治學聯繫起來，能以史的法則聯貫於政治學了。總之歷史法則是使史學與各社會科學聯繫貫通的工具，也是使各社會科之間聯繫貫通的工具，要有歷史法則才能使歷史學成爲名稱其實的社會科學的總綱。史的法則是歷史學成爲社會科學的總的科學的必要條件。舊的史家所作的歷史，所以只是些人類死去的社會的總的屍骨的堆積所，不是一個有筋肉脈絡聯繫的活的社會的描寫，舊的歷史學所以只收集了各社會科學的死材料，而不能把史學自身與各社會間的理論總匯一致起來以解釋社會問題，就是由於他們不懂歷史法則的原因。

史的法則的重要，不但如此，就是在研究歷史的方法方面，與在史料的收集和批判上都非常重要，這裏我們在前面已提到一點，現在再作一個簡略的說明。比如研究歷史的方法裏說要假設類推等等，所謂假設是確定我們研究的前提，所謂類推是依照這前提去類推，又說假定是以客觀的條件爲誘致的前提，

即以所欲研究的社會階段中主要的象徵爲前提，這就是說要是科學的假設，要以史的法則爲假設，懂得史的法則所指示某一社會的大體的性質、狀態，社會的結構、思想、經濟、政治狀態怎樣，即以此爲大體的假設，這種假設才能大體有效。例如收集史料與批判史料，我們必須懂得歷史法則所指示我們的每時代經濟的，政治的以至意識的諸種大體狀況才便於收集史料批判史料，否則也無法收集和批判史料。又如我們要明白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不懂社會的生產性質，那麼我們因爲現在有大銀行，有飛機，我們在那些古書裏去遍尋說銀行飛機的事，這不但徒勞而且是笑話。總之就是治史學的技術工作，也要史的法則，沒有史的法則，也沒有研究歷史的眼光。

由上述的許多理由，我們可以知道歷史法則在史學中所占地位的重要，要有史的法則才能有科學的史學出來，才能研究科學的歷史，才能算是持科學的態狀去研究史學。史的法則現在是已被先哲發現了，我們現在研究歷史並不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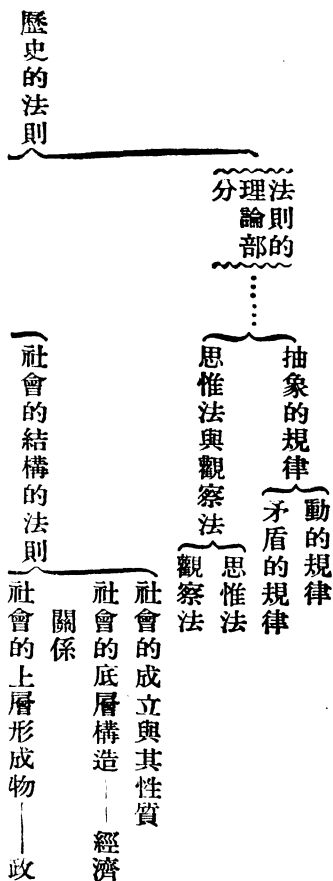
要自己去創造，因之在現代來談史學，談研究歷史，最初步的A B C就在要了解史的發展的總的法則，因為這一部分在歷史學中占最重要的地位，是研究歷史、了解史事的唯一工具和武器。

歷史法則概說 在這樣大的一個題目之下，我把他拿來作一個小小的標題用了，想以幾千字來說明他是很困難的，當然不能完全，然而只說個概要於我們研究歷史也是有利的。在未說法則之先，首先引幾個著名的關於史的法則的討論的人的話在這裏罷。維柯說：「一個不變的理想的歷史是存在的，這個歷史的存在就是所有的民族在時代中都經過大約如此的野蠻的，半開化的和凶殘的狀態而那些人自己才開始文明化。」(Science nouvelle Lix. II, St. 5) 他又相信人類精神的類似說：「在人類的事物的本性中，必然有一個共通的中心的語言存在，這種共通的中心的語言，他統一的代表了在人的社會生活裏具有活潑的作用的實質的事物，和能夠顯明與那些能取不同的形象表現的事物一樣變化

。我們考察他在那些諺語，那些民族的聖賢的格言中的存在，雖然他們是顯示為許多不同的樣式，但他們在老的和近代的民族裏都是同樣的實質。』(Ib, Degli Elem. XVIII) 莫爾干雖還不知道維柯，可是他構成一個更正確完全的方
式，他說：『人類的精神在一切個人裏、在一切氏族裏、在一切民族裏都特別是一樣，並且論到他的力量的發展是被限制的，限制他在同樣的道路裏和在有限的變化限度裏工作與應該如何工作。他們所達到的那些結果，由空間和時間所分開的那些地方，仍構成了不斷的鎖鍊和共同的經驗的連環……如此的那些連續地理的編製，那些人類的種族，在他的發展之後能夠是重疊起來成為連續的搖床；那些排列次序的形式，他們默示出以一定的等級確定人類進步的完全的路程，由野蠻至於文明。』因為『人類的經驗的過程由那些道路前進幾字是同一的。』(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II, CIX, IV, CI) 上兩段的引證所告訴我們的不但是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的，而且這種法則並不如一般形而上

學的公式，只是由腦子裏空想和虛構出來的東西，乃是從人類社會進化的客觀事實裏面所默示給我們的，維柯和莫爾干就是首先領略了這一默示的人，不過他們只是領略到有這一規律和社會發達的形式上的階段的默示，尙沒有完全領略到所以使社會進化產生這一規律的原因及其根本條件之所在而已。

說明歷史法則，因為篇幅甚短，不能詳說，因此我在這裏先列一表，以便以後能簡單的說明。



法則的
實際部
分

社會變革的法則

社會進化的階段的法則

治、法律、社會意識

社會關係的互相適應

社會關係的獨立性，一定

和必然性

生產力的變化是社會變化的

總動力

社會的矛盾是社會變化的原

因

歷史上的革命是社會的矛盾

達於突變的必然結果

新的社會形式為舊社會所孕

育而成

古代的社會

近代市民的社會

未來的社會

【註】上表並不是表明社會結構與發展的，只是表明歷史法則的要點。

在上表中我把歷史方法分爲理論的部分與實際的部分，又理論的部分提出所謂抽象的規律，這種分法本不是十分妥當的，因爲在實際上說原無所謂純粹理論的和抽象的東西，一切都根據於事實的，只是爲了使讀者易於了解，所以那專談歷史的實際狀況的謂之實際的部分，把爲一般的事物與歷史所共通的法則謂爲理論的、抽象的而已，這點聲明非常重要，讀者不可誤會，以下便依表的次序來略加說明好了。

(一) 法則的理論的部分

這一部分的法則，並不是專爲歷史而設定的，乃是哲學範圍的宇宙觀，他可以用以解宇宙的一切狀態，可以解釋宇宙的進化，也可以解釋生物的進化，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之他亦可以解釋歷史現象。比如說宇宙的物质都是變化的，生物也是進化變動的，人類的歷史又何嘗不一樣，即此簡單的例子，就可明瞭他是一般的法則了。在這部分中，又可分爲下面的兩部分：

(第一)抽象的法則 這裏所謂抽象的法則，只是指從一般的現象中抽出的一些總的規律的概念，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抽象的意義，幾乎是純觀念的，這反是主張真正的科學思想的人所反對的，只因沒有相當的名詞可以代表，所以用了這個名詞。抽象的法則裏，我們如果細分起要點來也還是很複雜的，現在只以兩點來代表他，因為其餘的是可以包含在裏面說的。比如說如要細分起來，還有一切現象之聯繫性，一切現象的因果律，必然性等等，因為這裏不是專談哲學，所以都把他包含在那裏面說。即如說動的法則便可以說明客觀的動的結果是使現象聯繫，使現象發生因果，使現象發生必然性的即其一例。

A 動的規律 宇宙的一切事物，現象都是動的，日月運行是動，風雲雷雨的變化是動，物質的結合分解是動，生物的死亡產生，生物由原始生物進化到現在有衆多的種類，有最下等動物，有高等的哺乳動物，有爲萬物之靈的人都是動。在古代的人爲神權所支配，相信一切的現存物都是上帝預造成功的，是

一成就如此不變的，所以動的宇宙觀不是從來就有的，後來經過許多科學的發明，才打破了這種不動的靜止的觀念，由天文學說明天體是有進化的過程，地質學說地球是有進化的過程的，哥白尼發明地動說，達爾文證實了生物的進化，現在的人才有了動的宇宙觀，都相信一切是變動的、進化的了。在人類的社會也是如此的，他由野蠻的原始社會進為氏族社會，由氏族社會進為封建社會，由封建社會進到現在的資本社會，這是表現了人類社會的變動和進化。

運動是一種過程，由這運動前進而造成一切事物的歷史，所以歷史就是動的過程。天體由運動而產生他的過程，有他的演進的歷史；現在太陽是由星雲大氣所成；太陽系的星球是由太陽分化出來的；地球有了若干萬年的歷史；生物也是一樣有久遠的歷史的。動的過程就是表現一切現象的縱的聯繫，因為後繼的現象是與前在的現象緊相啣接的，前一階段與後一階段是相連接不可分離的，能分離便不成為過程，不成為歷史，一切現實物將沒有來源根據了。這種

由動而生聯繫，不但是縱的過程如此，在橫的結構也是如此。歐洲的空氣劇熱他能牽動大西洋的冷流去調劑他；太陽有若何變動可以影響地球的溫度森林完全被斫伐就要牽連到在那裏生存的動物和其他植物。人類社會也是一樣。但是如果不動就不會發生聯繫，汽車不走絕不會震動到我的寫字台。由此可知運動是產生聯繫的，聯繫又是一切現象的法則。

運動發生聯繫，聯繫便是因果的表現。水蒸氣在空中行其冷的凝固的動就產生雲，雲不但聯繫於水蒸氣和空中的溫度，而且冷，水氣都是雲產生的原因，雲是水氣遇冷的結果。在人類社會呢？戰後歐洲的經濟恐慌是聯繫於大戰的，大戰是經濟恐慌的原因，經濟恐慌是大戰的結果。所以一切現象都是由動而產生因果律，因果律是一切現象的規律。

這些因果是必然的，這些聯繫的現象，原因與結果又是一定的配合。我們自然不能說月繞地球而行達到居於日與地球之間不會必然的發生日蝕；自然不

能說魚的尾變爲翅不是由水生的原因所必然產生的結果，不能說翅不是爲適合於水生的一定的配合的工具。所以必然性和一定性的規律是一切現象之運動變化，因果聯繫所產生的規律。

總之，動是一切現象的法則，由運動而產生了一切聯繫，因果，必然的，一定的規律，這些是宇宙的全般的法則，也是人類的歷史法則。

B 矛盾的規律 一切事物的運動，他常常是居於兩個位置之間的，即一個地位是自己的新的設定，而另一位置是他要離開而尚未離開的位置。在這裏就含着兩個作用，一個是發生，一個是消滅，這兩個作用是相反的，就是說他自己要設定他又要消滅他。他時常有這兩種作用，便時常居於兩個位置之上，因爲他既是運動的，他是不息的運動的，則他剛一到新的設定的位置，這位置又馬上成爲他要離開的位置，他又有更新的設定，於是他時常在產生自己消滅自己的狀態中，時常在這矛盾中。更明顯的說，他時常發生新的設定與舊的拘留

的鬥爭，如果要沒有鬥爭，那只有他不爲新的設定，這就是說要他是死的，靜止的，不動的。可是這在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那是沒有這種現象的，所以矛盾是運動所必然產生的，反過來說要有矛盾鬥爭才有運動進化。這裏我們舉個例來說，把黃豆放在土裏，他一開始發芽這發芽就是使他取得新的生命與形式，可是他又是消滅他原來爲黃豆的生命與其形式，所以一個發芽的瞬間，他既正在原來的黃豆的位置上起離開的作用，但不是已經完全離開了，又是在設定他的新的有芽的黃豆的位置上，但他也不是就完全成爲有芽的黃豆了。這時的黃豆在有芽無芽的兩位之上，又要產生自己的新生命和新形式，又要消滅自己的舊生命和舊形式，就是說他在產生自己消滅自己的矛盾形式中，他是在新生命與舊生命過程中。但這種矛盾不是以後就沒有了，他取得有芽的黃豆的地位，這地位又要馬上消滅，因爲他又有了新設定的位置，這位置是生豆莖和枝葉，他又在矛盾的狀態中了。要他沒有矛盾，除非是就在一發芽就死亡了，不再生長

了。人類社會也是如此的，一個社會是蟬連演進成熟的，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他也是常常這樣設定自己消滅自己，在矛盾中發生運動進化。所以我們敢大膽的說：矛盾是一切現象的規律，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進化，運動進化必然產生矛盾，那些執一知半解的理論，只承認有運動進化而沒有矛盾是不通的推論。

至於漸變與突變的問題，只是這矛盾的低度與高度的區別，不是有了漸變的低度的矛盾，就沒有高度的突變的矛盾。黃豆發芽到芽突出於豆體時，豆的本體炸裂了，黃豆的葉苞成熟到實現成葉時，那葉苞也要炸裂，這些都是矛盾由低度達到高度的一定限度即有突變的證明。

（第二）思惟法與觀察法 思惟法是帶原理性的，也是哲學的範圍，但因其是對於了解歷史的意識部分和觀察歷史上的思想變遷有重要的關係，所以也要在談歷史法則的理論部分略加說明。至於觀察法則不僅主要的是為研究歷史用

的，同時觀察一切都用得着，所以雖屬於方法論，而仍將他放在理論部分來解釋。

A 思惟法 思惟是先物質而存在或物質先思惟而存在這一爭論在歷史上是有名的爭論。照前者的結果是思惟產生實在，至少照二元論的說法思惟也是可離物質而獨立的；照後者的結果是物質產生思惟，思惟不能離實在而存在而獨立。這種問題爭論的判斷我們不必多說，只問問人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自身是不是物質的組合體就夠了。因為如果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物質的組合體，那麼自然，物質是人的母親。可是要有了人才能思惟，這恐怕除去承認有鬼有神的人不會否認，那麼離開了自然的、物質的人便沒有思惟，於是自然，物質是思惟的母親便不成問題。如果說思惟產生物質，或說思惟可以離物質而存在，這就是說兒子倒轉來生母親，或兒子不要母親可以自己生出來，這一問題的不通，已經解決了一大半了。

其次人類的思想是怎樣產生的呢？一般唯心論者都以爲世界只是一個觀念，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人們理想出來的，一切活動都只依於理想的支配，不受客觀的決定，這裏我們要問爲甚麼孔老先生那樣聰明沒有看見他說過飛機，沒有飛機的觀念在他腦子裏呢？爲甚麼他不早提出現在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組織的社會形式出來垂訓千古、表師萬世呢？難道這不是沒有近代的產業發達的反映，所以他就想不出飛機以至近代的社會形式嗎？這就夠了，夠我們說明思惟法了，思想是不能離開實在而獨立存在的，人們只能在客觀的實在現象裏找思惟的材料來構成他的思想，所以每一時代的思想，每一時代所產生的理想、原則、主義、學說等等，都是那一時代的以至歷史的沉澱物的反映，反映在人的腦子裏經過聚集整理而構成那些東西，所以不是意識決定實在，而是實在決定意識，所以社會的生活變化了，人們的思想也就變化了。

但是這裏不要誤會，不是人在社會裏一點也不起作用，不要以爲思惟對於

社會完全不發生影響，而他是與環境有交互的作用，不過人的腦子只是盡那種聚集，整理客觀現象的工作，不是憑空創造而已。可是這種聚集整理的工作也就有很大的作用，因社會現象太複雜，每人只能了解一部分的真實，甚至全無所知，這樣把整個的客觀的真實為系統的全般的整理成為精確的完全的觀念，倒轉來輸入於人類的多數的腦子裏，他成爲一種潮流，他便變成了偉大的改造社會的力量。但要再重複一句，這些東西不是個人創造的，是客觀的存在於社會之中的。所以說，人類一方面是受教育的，但同時他又自己在教育人的，我們如果只看見思想對於社會的威權，那就是忘掉教育者自身必須受教育這件事情。

既然如此則思惟法出來了，人們要想了解歷史和社會現象，不是專靠自己的思惟，不是在腦子裏自己構造一些歷史公式，求要歷史和社會的事實來符合自己的思惟，而反是熟察客觀的事實的一切現象來構成自己的思惟。只有這樣

的思惟才是有用的，只有這樣去運用思惟所產生的社會改造公式，則所構成的理想、主義、學說等等才是整理的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才能成爲歷史的法則和行動的實踐綱領。這就是根據於科學的方法以爲思惟的思惟法，也就是研究歷史的方法。

B 觀察法 有了以上各段的說明，對於觀察法的說明便很簡單了，這裏只提一個綱要罷。(一)因爲一切現象是流動變化的，所以我們觀察一切都要用動的觀點去觀察，如果把他看成死的、靜止的，則不能觀察得清楚，觀察自然現象如此，觀察歷史現象也是如此。(二)因一切現象是聯繫的，我們便不能把他當做單一的分割開來觀察，要觀察到各方面及其全部，才能了解他的複雜的原因結果以至必然的性質，尤其是觀察歷史如此。(三)因爲一切現象都是矛盾的表現，所以我們觀察一切必須注意他的矛盾點，才能看出他運動的究竟與結果，在歷史的發展中，要特別注意那些物質上的變動所發生的政治上、宗教上、

哲學上等等之間的矛盾，這些就是社會的矛盾，如此才能知道事變的到來和其性質。(四)觀察一切現象，都要以實際的客觀存在的為基礎，不能只觀察抽象的，因為實際才是具體的，抽象的不過是種概念和觀念，單觀察這種概念和觀念是不能了解的。所以研究歷史，如果只是注意於思想和意識的表現，絕對不夠了解事變的真象，有的人滿口的正義、人道，而實際上則完全相反，即其一例。

(二)法則的實際部分

這一部分法則，也多屬於社會學的性質，但是我們不能了解這些，就不能研究和了解歷史，因為雖有許多屬於社會學的性質，而同時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法則，也就是歷史法則。這裏的實際的法則，是從第一部分的原理出來的，因此這部分說得更為簡單，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關於這一部分的，我們分三部分來說明。

(第一)社會的結構的法則 這一部分法則，大半是從社會的組織方面說，就各個單一的社會說，不牽連他的發展狀態。可是在這裏所說的，無論你把歷史上的那個時代的以至那個民族的拿來看，都是共通的，都是這樣的表現，所以他是歷史的法則。

A 社會的成立及其性質 社會是如何成立的呢？完全是人類爲着他們的生產需要，要共同來協力生產，就是說要共同的勞動，共同的與自然鬥爭以滿足他們的生活而加入互相關係的關係中。由這種共同勞動生產的生產關係，才形成他們之間的一切更複雜的人與人的關係，所以那些人與人的關係也是爲着共同勞動生產而有的。這樣，我們簡單的說，社會的性質就是人類爲滿足生活需要而舉行的對自然鬥爭的互相聯繫的生產的勞動的團集和組織。這不管是原始的小團集的團體的社會，或者是氏族的、封建的、近代的社會都是這樣的，因爲按人類的的生活慾望、需要說，從發達到有社會起就不能以個人的力量去滿足

生存，這樣才被逼迫而加入社會。因此就是現代的文明人，他不但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並且也不能說他不是為生存而加入於社會之中。所以這共同勞動生產成爲一切社會的組成的原則，社會爲共同生產的勞動團集也爲一切社會的性質的原則，這就是歷史的法則。

B 社會的底層構造——經濟關係 既然社會是在共同勞動生產的基礎上面成立的，那麼生產關係就是社會的支柱，沒有他便沒有社會的一切。這裏有兩點要注意，即一點是每一時代的生產關係以生產力的程度而表現其特徵，比如專憑體力勞動的生產之生產力，能表現農業經濟的特徵，以機器生產之生產力，能表現工商業經濟的特徵，即其一例。至於在農業經濟社會裏也有少數的手工業經濟，在工商業經濟社會裏也有少數落後的體力勞動的經濟，那些是不能成主要特徵的。所以主要的生產關係是要看生產力發達的程度，即由生產力來決定的。再一點是生產關係是社會的主要的關係，他能決定消費、交換等等關。

係，比如有大機器，大工廠的生產組織，才有不同的交換與消費的形式；如大商店銀行，及所有的人都消費商品很少消費自己生產的生產品等等是。這些生產的、交換的、交通的、消費的種種關係成爲生產關係的總和，成爲經濟的構造，即成爲下層構造，社會的基礎。這是因爲他能決定其他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決定全般社會關係的原故。這種理由在以後各段中說明，此處不多說，但同時這是每一社會都是如此的，亦其所以能成爲歷史法則的原因。

C 社會上層形成物——政治法律社會意識 每一時代的生產關係，即下層的經濟構造，都要求一切人的關係與之相適合，因之每一時代的政治的法律的形式，就要能適合那一時代的生產關係才能存在。比如分封諸侯的封建政治形式，世襲土地的法律形式，都是與那以土地爲唯一生產工具；那時沒有工廠，當然用不着工廠保護法；那時不需要很便利的交通，不有商品運輸販賣的高度要求，不需要整個的生產、交換等聯繫，當然不能且不十分需要統一集中的民

主國家。反之，在資本社會工廠有了就必需需要工廠法；以經濟勢力為主，誰有錢就可以買賣土地，世襲制就逐漸的要廢除；一切經濟關係都要求聯繫統一就需要民主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政治法律是上層建築物，他是經濟關係所形成的。至於社會意識呢？我們已屢次提到如理想主義，自由主義是由有產者的自由經濟關係所形成的，也是一種形成物。由此可知每時代的社會都有他的形成物，不管這些形成物的內容、性質如何，但不是由人憑空創造的，他是那時代的經濟關係所要求所形成的，這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原因，是歷史的法則。

D 社會關係的互相適應 社會的構造以經濟關係為基礎，政治、法律、社會意識為其形成物，則這些關係之必需適合於他的基礎的經濟關係，上面已經引例說明過了，此處不必再說。但上面只是說明他們的構造聯繫關係，而這種聯繫的互相適應乃是一種歷史規律，是這裏所要特別提出來指明的。因為我們要了解歷史上所發生的種種政治、法律、社會思想，不能單從他本身去了解，

必須從他們之關係上，即從其適應於經濟的關係上去求他的來源，才能了解。

E 社會關係的獨立性，一定和必然性 由上幾段的說明，可以知道由人之加入社會關係起，說到生產關係的如何配合於生產力，全般經濟關係之如何要與生產關係相適應，上層的政治、法律、一切形成物及社會意識之如何必需適應經濟關係，這就是說一個社會的一切之產生、形成，不是自由的，不是由人自由創造的，他們是在一定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上所必然產生的，他們之間互相配合的那些東西是適用於整個進展上所需要的，是一定形式的配合，不是偶然的可以自由任人改換的，這是假使生產力不發生變化的話。所以社會關係由物質條件來決定其必然產生和消滅，由物質條件來決定其關於生產的、消費的、交換的、分配的全般經濟關係自身之結構，組織的一定形式，他又決定其形成物之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藝術的，道德的內容、性質，組織的一定形式，如此獨立於人的腦子之外，支配着人們的思想，是歷史的法則，社

會自身的規律。

(第二)社會變革的法則 社會在他的發展進化的動的狀態中，一樣有其規律性，社會進化法則的重要點如下：

A 生產力的變化是社會變化的總動力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社會的結構是以生產力為中心，由一定的生產力形成經濟構造自身的一定形式，更形成一切形成物的一定形式，則此點便容易明瞭，只要把社會放在動的觀點上，即可知道生產力的變化是社會進化的總動力，生產力一變化，一切的社會上層構造和社會意識都要變化。這裏仍就前面已經舉過的例來說明罷：完全用體力勞動的生產力，在工業上是手工工業；在生產組織的自身是以家庭為作坊，至多也只是很小的作坊；工作人數是很有限的；因為生產力小的原故；勞動關係大半為自己而勞動；消費方面多半自己織布自己用，不是專門生產商品；那時重要的還是農業經濟，所以政治形式主要的是封建的，至多只有都市共和；人的關係

，至多只是師傅對徒弟的剝削。可是機械生產使生產力加大，一切都變了；生產方法以機器代替勞力不待說；生產機關的組織不是家庭的也不是小作坊而是大工廠的組織；集合數千數萬的勞動者在一處共同工作；運輸不是肩挑背負而是輪船火車；勞動者不是爲自己勞動生產而是爲工廠主生產商品，消費也是以商品爲主；政治組織不是封建政治、王權的國家，而是民主集權的共和政體；社會意識也由神權的支配重心轉變到以自由主義、理想主義所支配的重心方面來了。這一切等等所說明的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使一切舊的不能存在，生產力的進步引動了全般社會的一切組織的、思想的全般關係的變化，所以生產力的變化爲社會進化的總動力，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法則。

B 社會的矛盾是社會變化的淵原 社會自身存在了許多矛盾，這些矛盾可以分做幾方面說。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方面說，生產力一發展，那些舊的生產工具、生產組織、交換方式和消費方式都不適用了，生產力他要自己設定新的

生產關係，毀滅舊的生產關係，如此便發生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這種設定新的毀滅舊的矛盾就是變化。比如說農業生產發達到大規模的農村經濟的生產，則打麥機、割麥機、電犁等便為新生產力所需要，他便設定這些，而鋤刀犁頭就被毀棄了，這時生產工具就變化了。大機器生產出世了，那小作坊，幾個共同勞作的生產組織便被毀棄了，大工廠幾千幾萬工人共同勞作的生產組織便出現了。商品生產多了，那扁擔、籬筐的運輸工具和肩挑背負的方法便毀棄了，輪船火車的運輸出現了；小商店用不着了，大商店出現了；小錢幣單位，小錢莊用不着了，銀元、金元、紙幣、大銀行出現了。這一切舊的毀滅和新的產生都表現生產力自己建立生產關係又毀滅生產關係的矛盾，這樣就成為生產關係的改變。

生產關係他又時時設定一切政治的、法律的、社會意識的、新的形式而毀滅他的舊的，於是這些關係之間也發生矛盾；即發生新的政治的社會的組織與

舊的政治的社會的組織之理論相抵觸，因此社會裏的政治的社會的組織，社會裏的思想也就發生了變化。比如生產關係進展到農業經濟的發達，而私有關係建立起了，於是那原始團體的組織、氏族的組織便被毀滅，新的國家形式就產生了，原來平等的生活毀滅了，而平等不平等的觀念也產生了。而且在過渡時期那國家的社會形式、等級的社會觀念與共同的平等的社會生活之間也是有長期的競爭的，並由這種新的和舊的矛盾而發生變化，成爲社會的變化。

再在生產關係的變化中，一樣時時設定人與人間的新關係，毀滅舊關係，使人間關係產生不斷的矛盾。因爲生產關係的變化，時時把整個的人類分化爲各種的羣，而有利於舊的生產關係的羣便常與有利於新生產關係的羣都爲着各人要求適合於他的利益而起競爭，因之人的關係也常由競爭而產生變化。

由此可以知道，社會是時時存在於矛盾中的，這種矛盾不但是社會自身的自存的現象，並且是他變化的原因，社會發展和變化是從一切矛盾中產生出來

。這種矛盾是在表示那些新的設定和舊的毀滅的現象；生產力要設定新的生產關係毀滅舊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又要設定新的政治法律社會意識以至人間關係，毀滅舊的政治法律社會意識以至人間關係，於是發生生產關係，政治法律社會關係自身及人與人的羣的自身也發生矛盾。而同時這些矛盾的表現，又就是表現舊的一切束縛了新的一切的發展，是那生產力要求新的設定的成立，要求舊的一切對他施以解放，於是這矛盾成爲打破社會的束縛產生新的進步的矛盾，矛盾便不是無意識的事情，倒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這些矛盾，則社會是死的是要滅亡的，是不動的沒有進化的，因此矛盾的不斷發展成爲社會不斷進化的法則。

C 歷史上的革命是社會的矛盾達於突變的必然結果 我們懂得了上面的理論，便可以知道社會自身是存在於矛盾之中的，是生產力的發展與一切關係之矛盾而發生變化的。但生產力還未有很大的發展的時候，一切舊的關係尙只是

緩慢的崩潰，可是到了生產力的新的設定達於成熟之境時，這時的矛盾也特別加劇，這種新的設定便要毀壞舊的，就是說生產力便要毀滅那束縛他的外殼，使他的新的生命取得一種公然存在的合法的地位。這種毀滅是一種突變，使舊的關係爲劇烈的崩潰，這就叫做歷史上的革命，這種毀滅既是由於生產力的物質條件所自身拋棄的，新的設定也是生產力所自身設定的，則革命不是可以避免的而是必然的，否則只是社會的停滯崩潰，生產力的發展中斷。但這又是可能的，而革命也就是社會的矛盾達於突變的必然結果，是歷史進化的法則。

D 新的社會形式爲舊社會所孕育而成 關於這一點是很簡單的，舊的社會不到新的物質條件成熟是不會崩潰的，新的物質條件不到成熟時新的社會形式也是不會產生的，所以新的社會形成是在舊的社會的母懷裏所培養起來的。因舊的社會培養和促進了生產力，生產力的前進設定新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不是憑空而來的，不是人們所憑空創造的。人們只是對於這種生產力所設定而存

在於社會之中的條件加以意識的了解已經是難能的事，並沒有能力為社會自身創造一種與他無關的公式逼令他接受，而這種企圖的徒勞便是烏托邦的理想所以失敗的原因，甚至往往人們自己並未意識那些條件，他已經是存在的了，這兩件事都能證明社會的社會形式為舊社會所孕育的歷史的法則。

(第三)社會進化的階段的法則 既然歷史進化是有規律的，是必然的一定如此的，獨立發展的，那麼各民族的發展大體上都要經過一定的階段的，而社會進的階段並不是十分截然明顯的，每一階段中與各階段間都是連續的發展，那麼其間細分起來是很多的，我們現在只就主要的徵大體分別如下：

A 古代的社會 這一社會的階段，從人類有社會時開始，當然包含着有史以前的社會在裏頭，在更古的時代是很難考究的，大體可以分為原始的社會和民族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裏的生產力比較薄弱，主要的以採取自然果實、漁、獵、牧畜、初步農業為生產方法，因此個人沒有多量的生產剩餘，所以沒有剩

削關係，是共同的團體生活，就是氏族也是血族的共同團體。

B 近代市民的社會 從商業發達破壞了地方經濟；從手工發達進入於大工業生產，於是產生了近代的商品生產，以工商業爲主的社會。這一社會的工商業要求營業上的自由，勢必打破一切政治的經濟的以至思想上的束縛，而近代市民的民主主義國家，表面的自由平等的政治形式便產生了。封建貴族被有產者推翻了，代替了他的統治，在被統治者的奴隸與農奴再不能以終身的生活要求主人擔負，於是勞力變爲商品，按時給工資的賃銀勞動便產生了。

C 未來的社會 經濟的社會，把一切產業集中成爲一個整個的，這一整個的的意義是表示他的社會化的雛形。近代社會的所有者不自己從事生產和管理，而是交給了勞動者和大小職員的僱傭者去生產和管理，在實質上是放棄了個人財產的形式，這一社會的所有權僅僅是一財產關係的外殼了！這樣我們可以由此象徵推到將來的社會，這種預知研究歷史的人可以自行領略得到的，我此

處不必多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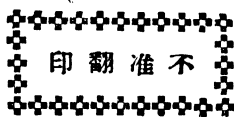
這樣的社會發展形式，由古代的社會；即由莫爾干所證明的印第安人的社會，由古代希臘、羅馬、日耳曼民族的社會可以證明那原始的和氏族的社會形式。由近代的市民社會可以證明近代經濟社會的形式。各民族雖然有發達的先後不同，然而都是正在經過或已經經過了的，這便是歷史上的社會發展的階段的法則。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
初版
再版
諸

歷史學 A B O (全一冊)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劉劍橫
出版者 ABC叢書社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職業學校
教科書

本國商業歷史

世界書局出版

王仁夔編輯 一册六角

- 1 本書依照中華職業學校所定的商科歷史課程綱要編輯供給初中商科二年級一學年商業歷史教學之用
- 2 本書用語體文敘述有兩種目的（一）務期適合于初中學生的程度（二）繁複枯燥的教材用了語體文發表也可淺顯一些
- 3 本書獨詳於近世但是歷史上的系統有古纔有今古代的商業史也不能不略為敘述以表明其來歷所以上古中古的商業只佔去一節
- 4 本書取材以關係于商業的為限可是歷史系統上的重大問題對於商業的變遷有間接關係的自然不容割愛既足以使學生明瞭商業的遞變更足以明瞭歷史沿革的大概
- 5 本書為便於教授起見附有歷史地圖及表多幅以便教授時黑板指示增進讀者的興趣
- 6 本書為減少教者預備時間起見凡遇有教材必須說明的地方後方分別說明
- 7 本書每節後特附要項設問若干條以便教學時練習的用場
- 8 本書用新式標點使眉目容易清醒